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四
〇	九	六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毛	四	漢
七	三	書
函	六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5
冊數	10	(7)
函號	277	52



讀書要語

張子曰。書維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越。但貫通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朱子曰。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又字。待行。登。教。意。思。靜。了。方。去。看。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音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其之始學。六如是耳。○從然熱着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晚不到底。

孟子集註序說

朱熹集註

史記列傳

漢太史令司馬遷所作。起自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一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中間。惟孔子布衣七十列傳。以志卿大夫士庶。孟子列其中也。

曰孟軻。孟姓軻名。父激公。趙氏曰。趙氏名岐。字外。孟宜母仇氏。音蔣。卿。東漢京兆人。

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也。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

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按史記本傳註。邾

鄒如魏都大梁。受業于思之門人。蔡虛齋曰。依吳氏

而補梁類也。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云。見得不

是親受業。孟子自謂子私淑諸人也。可証。子思孔子

之孫名伋。作中。索隱云。河內司馬貞所。王劭以人為

衍字。以人字為衍。便直以孟。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

子說

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讀而不思却不
知其意味思而不讀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
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
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若紀文字不得
後來只是讀今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
子韓子與諸經史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
出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
讀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
過略曉其義即置之別求書看則一書未能融釋
他書又不能理會徒然枉費工夫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如射弓有五
半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他洋過今學
者不恃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徒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
白帛去了無益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
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
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徘徊顧戀
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必記得無識性人必
理會得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我之心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
復體驗二也須看上下文意如何不可泥着一字
三也

書孔子八世孫楚孔鮒字子魚論語其先仲尼子思
子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
凡二十一篇叢
之為言聚也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

否 輔慶源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
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
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
傳而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
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
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 道

既通 蔡虛齋曰此句遷之見只是說他學通相
似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所能到 趙氏

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蔡虛齋曰趙氏此說為
尤熟於此耳不然何

以知其獨長於此 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

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深得易理方能
如此稱頌孔子 又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

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得春秋
之大意 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

孟子者哉 孟子融會五經得二帝三王
孔子之正傳豈止長於詩書 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 多方誘掖齊宣
惜其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仁義 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不切當時急務
之言 此言其齟齬於時

也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

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

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

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

○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要法也。

○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只管看。只管看。

○看文字須仔細。雖是舊曾看過。過重溫。亦須仔細。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也無此理。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博學為志。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討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厚者。忽然開明。所謂蓄極而通也。

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與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金仁山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當是之時。戰國秦用商鞅。鞅本衛之公族。綱目大書衛鞅。楚魏用吳起。起初用於魏。魏武帝卒奔齊。齊用孫子田忌。此孫子非孫武子也。齊伐魏。以田忌為將。膾為軍師。威王時。天下方移於合從連衡。陳安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為賢。不尚仁義道德。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不如者不合。於時也。須以攻伐縱橫字與。

唐虞三代之德。字相對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孟子去孔子百餘歲。

孔子所刪詩書。未必無失。述仲尼之意。述是傳其意。作孟子七篇。作是自立其說。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韓子名愈。字退之。諡文公。唐鄜州人。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蔡虛齋曰。清嘗記一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有可觀。或得或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

○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若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知怪字也。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徹語孟。便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人為所惑。

○讀書不但經書要熟。如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淨。如讀漢書。高祖解沛公處。義帝遺沛公入關處。緣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掉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其事。讀一件書。須心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

○人資性鈍。合看兩件。只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有二百字。自然記憶。自然決洽。

之孟軻。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去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囑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軻之死。蔡虛齋曰。孟氏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得其傳焉。傳但其所持所造。似猶優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可。

荀與楊也。荀子名况。戰國時趙人。擇與之班行乎。楊子名雄。漢蜀郡人。擇

焉而不精。擇之固明。有一語焉而不詳。語之雖是不藏之蘊。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故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故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故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故不詳。

蔡虛齋曰。謂其擇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荀與楊。窮究言語之詳。以議論言。故以擇之精為先。

大醇而小疵。蔡虛齋曰。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道與邪。說也。小疵即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是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其論精。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

句性惡。大本已失。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有疾

惡焉。有耳自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入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楊子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為也。

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路也。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朱子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

○有一士人讀周禮書讀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訖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昔陳烈若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掩閣靜坐屏却雜念然後讀書便一覽無遺

呂東萊曰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教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偏教不熟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小道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

董勉齋曰讀書當清心定氣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媸自見鏡何心哉

○觀古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鞅謝上蔡則謂聖賢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見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

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蔡虛齋曰政事者就政事者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蓋以其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或仕或教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隨所得以源遠此字對流字言惟而末益分未即流傳處言益惟孟軻流長所以源遠分有愈傳愈遠意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源所自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獨孟子得聖道之大全正宗而非偏岐末流之學信矣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全體必自孟子始此始字亦行遠之道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

子思學子皆其學也

輔慶源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啟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

天下不歸孟子辭而闕之闕其無父無君是為禽獸廓如也孔子之道始昭然顯著於天下此二句是子雲之言自楊墨行正道廢以夫楊墨行正道廢人心皆惑於下皆韓子之言夫楊墨行正道廢人心皆惑於下皆韓子之言

子雖賢聖不得位

有德無權空言無施未施行雖切何補此言雖切中時弊用之然賴其言言字統括而今之

學者今是朱尚知宗孔氏

指崇仁義指貴王賤霸指而此段伏其指先大經即中庸大法蓋指刑政

而此段伏其指先大經即中庸大法蓋指刑政

下功字其指先大經即中庸大法蓋指刑政

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程子曰。其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令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處。

蘇老泉曰。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已大異及其文也。豁然似明。若人之言。固當然有

張橫渠曰。濼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濼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錯欲擺脫。而被他自來相

○讀書者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若執着一見。伊被見此見。礙礙。

○觀書源流。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評密。

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如周班爵之制。諸侯皆去其籍之類。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見所存者能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是難詞。揚中之抑也。

然向無孟氏。無字與微管仲微字一般。則皆服左袵而言侏侏矣。此二句是幹轉而斷之。○張在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駁。語言侏侏。侏侏。或語言不分。朗之聲也。故愈譁。管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陳新安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溺人之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輔慶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皆密切當非想像億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

審。愚按至學。恐。累。聖。學。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言必稱堯舜。又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見孟子說得實。○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蔡虛齋曰。程子專指養氣二字。不必謂義與氣。單說氣之一字。如何便有功。若上云有功聖門。則兼仁義與養氣。○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輔慶源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與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世也。

○讀書如煎藥。先以大火煮。然後以慢火養之。若漫云從容玩味。此自急之一說。

黃山谷與李炎仲帖云。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上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得益以書博。我則什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

東坡與王即書曰。少年時讀書。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而。

○凡為學。心欲堅。心欲清。事欲動。意欲廣。潤工夫。要無間。

唐荆川曰。六經之言。皆古也。聖人以其心之精微。形之副墨者。不可全靠他人講貫。不可依傍憶度。須先心塌地。拋棄萬緣。下數月死功。朝夕涵泳。然後有省。便有入頭處。

孫月峰曰。夫文之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不在本文。定字。而在本文。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故題中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下含蓄者。精而思之。涵而泳之。聖賢口。

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孟子以道自任。時之不得不然也。○又曰孟

子有些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陳新安曰。英氣甚害事。蓋責賢者備。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不露一些圭角英氣。顏子去聖人只

毫髮間。只志與未忘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蔡虛齋曰。以顏曾為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其實把孟子顏子並觀。其氣象自有次第。但難於口舌說說也。料造詣深者當自會。

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有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此喻切當。

楊氏曰。孟子一書。正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學問之道。盡此。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之

非之心為之端。直探仁義之源。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究其害之本。論專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是正君之本。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心之關人切于人。

能正心。則事無不為者矣。正心之外。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後。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

歐陽永叔。名修。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

論直是吾胸臆耳

吳言幾曰讀書大要只是追尋聖賢語意聖人下字如化工有物決有鑿不後道理看一章須討開鍵在某處看一句須討上文如何下文如何通章血脉如何但得白文透頂至尾反復玩味定先有見者

要無用
○凡為學必始於心必求其理始能發其要要與問之大

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指天命源頭言堯舜所以為萬世

法盡性之極亦是率性而已是不干性上添一物所謂率性循天理

是也循天理便是道外邊用計用數性却假使藉功業計

只是人欲之私在正兩用字上見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輔慶源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害及其近其害備其遠曰林氏以之非一五

非之心為之其害備其遠曰林氏以之非一五

效其害備其遠曰林氏以之非一五

尺木居輯諸名公四書專註講意

金壇 張明弼 公亮父 輯
周銓 簡臣父 參
雲間 陳子龍 卧子父 訂
繡谷 周汝壽 喬齡父 較

孟子總論

○方孟旋曰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敷衍性善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藉也尊王賤伯與齊梁之君開陳者其事業也闢楊墨惡鄉原正人心而反經所以衛其防以承周孔子克己之統者也故以為上下篇之終

見梁全行開章揭個義以闢功利以仁義為主不可把利字平對義是孟子一生學問王何必曰而語是一章綱領大有仁義是正說仁義未嘗不利是推說蓋戰國之君中上利已深只空以

孟子大全卷之一

張 溥天如父 合纂
婁東 吳偉業駁公父 參補

孟子

蔡虛齋曰孟子上下七篇皆為收此而作

梁惠王章句上附疏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

此書之大名梁惠王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章在首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

凡七章 熊勿軒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仁義挽回。必不見信。故指陳利害。反覆相形。故曲引之于仁義。處一部孟子告人。若都。是將机就机。只是大意不肯放手。

見梁三節

孟子素守不見諸侯之義。一旦自躬至梁。見梁惠王。此正學孔子之遊。惟慶王不勝欣幸。尊稱之曰齒德。如妻。百天下重望。不以千里為遠。儼然辱臨。故邑。上將有奇謀。遠策。以利益吾國。而大振于梁乎。孟子對曰。利非吾性。中有也。王何必倦。以利害言。言性。中自有之。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外。非獨利心之不當萌。抑利風之不可倡也。

孟子見惠王。為道見也。見字重。七篇仁義之抱于一見。傾吐有慎始之意。區。答孔之說。似淺。史者老成練達。可抗顏為天下父之意。不遠千里。是辱長者惠然臨之。謂上字。洪戰國策。士上生言。今之君。所指爵祿而待士。今之士。所伏軾結駟而遊談者。不過以利言也。今長者。將有以利益吾國乎。惠王本以利字作虛。不專以富國強兵說。孟子

梁惠王魏侯瑩也。趙氏惠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國名為魏氏。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僭稱王。許至瑩立為王。都大梁。邑至惠王徙大梁。僭稱王。東陽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謚曰惠。謚法愛人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謚曰惠。好與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倪新安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問惠王不必是就見。迫斯可以往見。蔡虛齋曰孟子已。而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言之矣。季子不得之鄉。而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益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吳氏程曰叟非。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真西山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用。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用。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蔡虛齋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見他開口說個利字不好便。作寔字關之。王之非慶全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開口。直絕。斷他利萌。利而曰何必。有。新。然。不必言之。意。仁義曰有。見人。所固有。又。人。所。同。有。者。不。已。矣。三。字。何。等。直。截。見。仁。義。外。別。無。可。言。也。此。以。仁。義。易。利。即。王。言。以。格。王。心。之。妙。處。仁。義。二。字。是。孟。子。徑。齊。本。領。所。在。以。仁。義。為。固。便。是。旋。轉。天。下。大。机。估。何以則

請為王詳言之。王乃大大士庶之表率。王若心口自。商曰何以利吾國。凡所為征之。大夫征之士。庶人。者。無不智。不能索矣。便開後人榜樣。由是大夫有。家。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有。身。者。曰。何。以。利。吾。身。一。倡。百。和。上。下。之。心。交。征。取。利。無。論。悖。入。者。必。悖。出。就。其。入。時。而。患。得。患。失。心。何。危。險。而。國。危。殆。矣。危。之。甚。者。必。有。弑。奪。之。禍。天。子。若。萬。乘。之。國。或。有。弑。其。君。者。非。他。人。必。千。乘。之。家。行。在。萬。也。諸。侯。若。千。乘。之。國。或。有。弑。其。君。者。非。他。人。必。百。乘。之。家。利。在。千。也。夫。萬。

分中而得千。分中而得百。以制地定分言之。大槩是君什臣一。不為不多矣。惟引義自安。而利自息。苟不安分義。見君好利。必以利為先。則仁心亡。而後機動。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不以為廢足也。又何但取千取百已哉。此言利者。勢所必至也。矣。其危何如哉。

此節正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首句最重。正是危亡之根。何以至國危。自利推利害。萬乘以下。見其害。非特國危已也。王曰。句。謂王欲言利。必當擇夫眾所不趨之路。使我獨營而獨瞻之。則可矣。而王必不能。乃曰。何以利。這全是一點商量。謀利之心。有許多商量計較。在。王言利。國必不能禁他。不言利。家不言利。身勢所必至者。勿云效尤。上指君。下指大夫士庶。俱在心。裡說。心術交相征。而國危矣。此句承上。起下。萬乘六句。正當時。已然事。試奪必千乘百乘。二必字。要者。多寡相形。則枝求易。起勢分相逼。則篡奪為便。此必然之勢。正以勢之相近。故也。獨言大夫者。正詳所以之害。下五句。接上咏。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蔡虛齋曰。求利自上始。其下化之。皆求利。畢竟其害歸于上。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利風大倡。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上下交征。畢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謂四方出車萬乘。車數十倍于諸侯。大槩是君十卿祿之意。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采官也。曰官。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十倍于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蔡虛齋曰。家字對國而言。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君臣之別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陳新安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

嘆一番。萬取千。取百。是說祿之分數。天子有萬分祿。天子之公卿。則有一千分祿。諸侯有一千分祿。諸侯之大夫。則有一百分祿。是謂十分而取一。制定則勢均。勢均則分。明何弑奪之有。不為不多。不在數目上較。以義較。義即分所當得。苟不引分。義以自安。而後義不顧。猶然惟利是圖。便至不奪不廢。必身弑國亡。而後已。豈但國危已哉。先利說。臣下跟君上好。利來題外見意。此便是遺後處。下而未。有字。正反此言也。此節反覆言利之害。下節的確。指仁義之利。一奪一予。最有機鋒。

若仁義則安。有此揭然。只由王之言利始。如王以仁義。將大夫士庶。莫不歸于仁義。仁有真心。自然之愛。自愛親始。未有人心有惻隱慈愛之仁。猶與親分。為二。不令為一體。而遺棄其親也。義有靈心。莫遇之。敬自敬君始。未有人心有宜方正大之義。猶知有。不知有君。而不急者。也。蓋嚴切中。不容自己之真心。必然如此。即此。見人本性。只有仁義。持在上之人。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也。

乘大夫取十。亦已多矣。言分當安。若又以義之所當得。便之一得百乘。當安。若又以義之所當得。便是為後。緩而以利為先。急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輔慶源曰。此見人心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蔡虛齋曰。單言義以義利相反。對言也。兼言仁義。亦對利言。然該體用之全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蔡虛齋曰。此利字與上文何以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利交征。利之利不同。此利是仁故始。終是利而無害。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正見得王道。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事之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

知所以倡之耳故曰仁義王欲收尊親之效也口
仁義使舉國皆歸于仁義而心矣又必及後利根乃
為仁義何必曰利以取試奪之禍哉吁此格心之論

上面點個義字來透下節文理開通呼應甚緊蓋
上面說危說試說奪說遺說後居極矣若仁義則斷
未有此弊以應接可會二者也正應大夫士庶說
未有就居道開說此蓋吾人與親為一體分而為
二便遺親人臣無以有已若知有已便後君不遺
不後正仁義本性固有之明驗也遺後以心言要
說得細仁義自然無得無遺無先無後皆是一
一念惻惻懇至中流出本無所憚自不容二一
利害都不計較仁義一倡舉國入心去懷仁義以
相按寡由上躬行仁義來但不必太泥此可見仁
義之安如此而何至于危哉此節與上節相激下
節相呼仁義二字本末當着君身上說末節是上
文之詞上須還他結体方與前不同前說未有仁
義而已矣重一有字翻他必將有利吾國句此

謹三句曰仁義而已矣重一曰字翻他王曰何以
利吾國句統作起頭語又作歎脚語蓋前為闕截
乃斷然之詞後為寔証乃曉然之詞吁嗟有味

○沼上全句通章重賢者而後樂此一句又舉不賢
者以為之對不是兩平語指出一借字正賢者所
以能樂為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雖有此不
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借文玉與夏桀來做個
賢不賢榜樣一法一戒昭然蔽明重發文王邊

沼上二節
孟子既以仁義告王仇恐其未必去利懷仁義故繼
見梁王無非欲申其仁義之說耳不意王所立者沼
上所顧者鴻鴈麋鹿一見孟子不覺傍徨不自安而
問曰自古賢君在樂此臺池鳥獸乎蓋以樂之不正
自漸正可引之一机者孟子不徇君樂而不拂君樂
對曰王勿疑賢者不必卑此也臣嘗謂惟賢者而後
樂此心中有一段真趣活潑無碍即目前游現種
皆樂也若彼不賢心上缺此本然之興趣雖有此

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蔡虛齋曰本
在下人言故有君有親必上之人
先行仁義無求利之心方有此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蔡覺軒曰學者細玩而
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
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不必取
之於人天理之公也各得
之相形人性本善只緣有已物彼此相形人欲之
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人欲之
私也惟已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
是徇
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輔慶源曰循天理者無所為
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已成物
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
求利而未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言常隨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蔡虛齋曰一則愛親尊君
也利與害之分義與利之
間耳此所謂毫釐之差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
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陳新安曰孟子
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退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
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蔡虛齋曰賢者指
是惠王顧鴻
鴈麋鹿而言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陳新安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
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

臺池鳥獸豈真樂哉

此再見欲決仁義之行也。賢者不樂此乎。是疑詞。不是慚詞。正其一念可進于賢處。此字指鳥獸賢者。二句承上甚緊。即將一句翻作兩意。即將他說話。翻作自家机軸。此孟子迎机。漢竅處。惠王賢者。樂此一問。隨之不可阻之。不可只說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見樂非賢者所禁。言人主豈必惜手之。閉耳目。絕玩好。遂以為賢。只是他耳。目手之。有一體。閑通處。嗜慈玩好。有無涯。妙用處。不賢者正以此為樂。而却有所不樂。其故可思。此中已寓規箴至意。

靈臺即

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也。大雅之詩云。文王始有事。于靈臺也。方經之而審其位。次且營之而正其方面。庶民即已來攻治之。不與日期。而即成臺。雖經營之始。文王恐其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皆如子來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也。臺下有囿也。王在靈囿。則見其鹿。鹿伏安其所而不驚動。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

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撥。○饒雙峯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伏鹿濯。濯。白鳥鶴。鶴。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音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星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囿之有臺。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謂之靈者。所以望氛。優察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營。謀為也。攻。治也。

不日不終日也。成之。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慰

之與下句庶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庶民歡欣踴躍以趨事。所以不

日成。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域養禽獸。囿中有沼也。沼

以養。應。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物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

物。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皆和氣所薰蒸。於歎美

辭。此民樂之辭。勿。蒲也。此物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既加以美名。神其而

又樂其所有。臺池。蓋由文王能愛其民。蔡虛齋曰。推

行仁政。惠澤下及於。故民樂其樂。因君樂民。而文王

亦得以享其樂也。此所謂能樂全在民樂其樂上。見

○饒雙峯曰。文王畢竟自朝至於

鶴而潔白。囿中之物。得其所以。囿中有沼也。三在靈沼。於乎。魚。滿池。沼而跳躍。沼中之物。得其所以。由詩詞。觀之。文王用民力為臺為沼。宜業民怨。而民反歡樂之。如子來趨父事。且以民心之靈。謂臺。沼之靈。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蓋其心之靈。共以積仁之靈。歸之也。又樂其君之能。有此樂。鹿能。有此魚。鼈。足以遊玩焉。詩言。若此。可謂能樂矣。曷。故哉。我于是益思。古人古之人。文王乎。日。天地父母之心。渾然與民一體。相關之樂。意有與民偕。而不隔。則雖未徵其力。先已暢其情。此便是中和。位育。與物偕。春意。趣。故能。有此真樂也。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此自申明賢者而後樂此也。意重古之人與民偕樂一句。文王以下。什詩言也。經度之。營謀之。庶民即來。故治之不待與日。期而靈臺告成。與。下勿亟相應。且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自。自。其。其。也。所以不日成之也。此是詩人極其形容。臺之下。有囿。文王之在靈囿。見。鹿。鹿。伏。安。其。所。而。不。驚。其。神。囿。中。

有沼王之在靈沼嘆美即沼中之魚若其天而充
 滿跳躍忘机禽魚上遊之王之天真是好個樂景
 而文王之對時育物遂容自得下遊禽魚之天
 子在靈園在靈沼在字看出一段意思此正形容
 其極極時之快所幸其君有此樂之意隱言
 表正見文之能樂此段要見于物如是于可知
 至文王以下是說詩意句應詩觀于庶民攻之
 可見文王之臺沼文王以民力為之宜乎民之怨
 也乃詩云勿玉于來而民反惟樂之且臺謂靈臺
 沼謂靈沼以其化行似神故以名焉其惟樂之見
 于頌如此曰故伏濯是樂其有廢廢矣曰切躍
 是樂其有魚鱉夫其情真之微于物如此所謂其
 一樂其字俱指君此都是周民樂君之樂四句以
 祈詩意古之人二句方是祈詞古之人指文王與
 民借樂就平日仁政言借字分明古人一類視人
 惟吾之心憂樂與共自然一體同胞而視必與民
 借而後樂蓋一體萬物之心始安耳不必說到民
 有臺地民有田里云云借樂王是能樂處

日中昃不違暇食用成和萬民人必得
 所然後有此樂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善音易後去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晉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自况無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
 語出尚此之民怨其虐故囚其自言而目之曰
 書大傳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
 實指民不樂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有其生
 蓋欲其亡之甚也則民欲君之亡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只樂臺而不恤其民致民生則民怨之而不能
 獨樂池鳥獸而不恤其民困苦

湯誓即

若彼不賢者而欲獨樂能乎夏桀其可察矣湯誓有
 云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吾乃亡耳
 民怨其虐乃指日而言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
 寧與之俱亡由書詞觀之為人君者致民怨而欲之
 偕亡即其一時愁慘之象使人主念及此雖有臺池
 鳥獸君心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獨稱快于臺池鳥獸
 之間不待其亡矣此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然
 則吾王自有問其賢不賢如何耳安見沼上之頌遂
 至為王累乎
 此節借不賢者不能樂以明樂之不可公意不與
 上節平對時日二句書意在桀民欲二句是因樂
 而逐論之與上什詩說文王言者不同人君不恤
 其民至民怨而欲與之偕亡則民心離散憂象愁
 慘莫堪心下自然不快如此講方與上雖有此不
 樂句時七字且莫說出故能豈能正相對能樂不
 能樂只就樂上說且別款愁勿說與廢而與廢不
 在其中未找云王患不為文王矣孰謂賢者而不

保其樂也必亡張南軒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
 而君若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
 究其本則由事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
 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過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
 則足以擴天理矣陳新安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
 六字可斷盡孔子七篇
 許東陽曰此章闕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
 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蔡虛齋曰言所寡者
 德也人君自稱之謙
 詞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指少壯者

○盡心全意通章見王道不同干小惠當以尽心二字為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之也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耳而况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孟子指出病原以動其不忍之良可見人主欲盡心于國當先造民于其心此處失却机括而欲民加多豈可得哉又要知王道之非揀荒急策須平時豫為之平時失策猝然飢歎發倉廩棟燃眉已為下策且又不能乎不道農時節正行王道當國是民之實政經制已備至下節則就中與教化耳勿奪其時即上節不違農時句內事再提之要挑出無餓一句以為既富而可教地非到此更加一番經制而上文仍為未了公事也收拾民心王業始基芽端在此

梁惠王曰寡人之治梁國也揠字心勞不可謂及心焉耳矣河內荒歉而歲凶則移其民之壯者于河東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于河內以給者雜之不能移者至河東荒歉而歲凶移其民移粟也然而河內猶

言 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蔡虛齋曰周禮大司馬畧之辭然後世戰陳皆以直猶也如許匪直言此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 凶年生視其民饑餓而死 惠王能行小惠以警鄰國不郵其民 政律之刑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為小惠 此正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

之於河東也則視以察鄰國揠荒之政無如寡人之民宜多矣乃鄰國之民只依舊不見分外少寡人之民只依舊不見分外多何也寡人之空自不為耳矣

惠王開口自謂盡心便是惠王病根及心者委曲盡心以計安斯民也就揠荒說河內四句正盡心處言恤及壯者未嘗不恤及于老稚揠及河內未嘗不揠及于河東也然謂移民移粟也如河內也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演移粟以就民委曲區區益見及心處假令河內荒又將何策况移民移粟只是括民間之粟以移之非發倉廩也中間處置稍不得宜其取怨括尤不必而謂盡心也分外曰加謂不見分外少不見分外多也少是消耗多是繁衍不可以逃亡為少歸附為多何也二字便是歸罪歲凶謂歲凶所為人力無加之何也而平日虐政殺人與不發倉廩之意毫不相反

不廢也 輔慶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 移民以辟 然不能行先王之道 教養 而徒以是為盡 災就賤 非王道之本 蔡虛齋曰 藪 心則末矣 之藪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晉音古滂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 蔡虛齋曰此農時 凡有 興作 與徒作 不違此時至冬乃後之也 冬月農功已 不可勝食言多也 單指 數密也 罟網也 洿窪下之地

養時一既民苦歲凶由設區也。故首言穀，不可勝食，則在彼在此，皆可以養。何借乎後下二段，皆可以佐食。穀之窮者，故孟言之。蓋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數罟不入洿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若王若。經制區區，多必心。思在不可勝食，不可勝用，凶年。凡為大有矣，省多少轉移勞攘，無憾。只是民生日用充足，自家無窮愁之憾，非無憾于君也。此二字最重。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少立，人情不至渙散。然後可創制立法，以垂經久。王道之始道字是王。者，因利是民，因性養民之大道。始字是言王道。受養規模已具，是振脚不是起頭。此節段，是聖賢心思，是地利，是利澤，願溥陽謂暴虐之後，小民失業，始乃更始之始，非粗備之說。云是。

五畝節

且中間尚有許多條件在，則與農夫以五畝之宅，教之樹墻下以桑，使常有出，年至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勸民以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

時也。年至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倘未五十七十而成，衣帛食肉，所入有幾。且非所以訓子弟也。故夫受田百畝，勿奪其耕耨之時，則食有所出，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樹桑以煖，五十雞豚以飽，七十耕時以養，數口日用飲食皆教也。謹庠序之教者，人心風俗所關必致其謹，使出于天命，人心之正，不讓于異端曲學也。又就所謹中重加申明之，使知孝弟之所，以然則人知愛親敬長，即代勞慶，是肫懃至情，頌白老人不知負戴于道路，高可以衣帛食肉矣。夫七十之老者，有孝弟子弟，相安于衣帛食肉之天，黎民又不飢不寒，而能盡孝弟之心，以養若，則天下皆將戴為君師，歸吾之教養，然而不是王道者，未之有也。而王道大備矣。

蔡虛齋曰：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授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至此則經界正，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井勿奪其時。至此則經界正，其溝塗封植之界也。井地均，分田之法，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無不受田之家矣。民有恒產，庠序皆學名也。指鄉學非指國學也。申重也。丁寧友覆之意，以此為重，而丁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所教之中，又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禮義，救不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失其為人之道。故既富而教，以孝悌，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教民孝，衣帛。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趙氏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在田，曰應。二畝半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田中，不居於邑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令帛有五十始養，非帛不煖，衣之以帛，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制專于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養老之類也。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張南軒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養，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百畝之田，亦一矣。所愛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

風化所關。謹之。不使異端得據其間。蓋因荒政之
後。民心未定。非謹不足以端其趨也。然孝弟又良
心最切。故更加叮囑。正見謹處申字。七根凶荒。未
蓋養之。中使知老幼之有別。而安養其老。便是
教之以孝弟之義。故只說謹說。申可見教。是養之
至意也。王統民富。教上決之。非云民歸也。

狗彘節

不盡心于王道。此其倫凶之策已疎矣。即不幸而凶
也。何必移民。乘哉。在一檢。檢間耳。反畜養狗彘。得
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制之。平日視民既輕于物。一
旦遭凶荒而蒼飢。致塗有餓殍。乃仇不知發倉廩以
賑貸之。則今日視倉廩尚重于民。徒曰移民移粟。畢
竟濟德事。則人死不加多。我寔自致之。乃諉之曰。非
我不用心也。歲凶害之也。夫歲凶。能使人不加多耶。
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殺之也。兵刃殺之
也。夫兵刃自有能殺人耶。王誠無歸罪歲凶。而反躬罪

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舉重以見輕也。五十亦
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黔首黑。少壯之人。雖
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民皆飽煖。此言畫法
制品節之詳。饑雙峯曰。五畝宅百畝田。皆法制五十
制所以為。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蔡虛齋曰。畫
品節也。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洪制品節之
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是王道之成也。曰極裁
也。左右即輔相。意無二層。是王道之成也。曰極裁
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
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蔡虛齋曰。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
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已。先車弊政。將上道次第舉行。豈特可撫。而河赤子
斯。天下之民。至是以一念至之也。所謂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然而漫曰。盡心。天下有如此之尽心者
哉。以戰起。以兵結。關應甚妙。

世極陳時政之弊。所以動王脩省之心。為行仁政
地也。梁王病根。正在狗彘食人食。所以塗有餓殍
現。下庖有節。可見不知檢。則粟朽于倉廩。臨時又無
有以致人之死。不知發。則粟朽于倉廩。臨時又無
以抹人之死。這二句。側下看。見天壤絕不相闕。而
不知要發。有多少。蒙蔽隔斷。意然。滋採荒說。則
此二句。宜重。不知發。邊方與下罪。歲相應。此正破
他句。謂盡心。全不想民間之無。可移何人死。二字
中。不知消耗。多少。百姓了。無罪。歲有反。躬。責。已。意
此二句。通章。結。慶。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不罪
歲。便能。革。當時之弊。政。行。王道之始終。故。天下。民
至。民。至。只在。無。罪。歲。上。見。一點。負。罪。念。頭。便。有。有
許多。致。養。心。事。精神。便可。結。天下。何。止。加。多。鄰
國。哉。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刺七亦反

檢制也。孽。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起。也。貸。也。歲。謂
歲之豐。因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
人之食。蔡虛齋曰。既有以致人之
死。所謂殺人以政者也。則與先王制度節
節之意異矣。蔡虛齋曰。先王於人。尚為之制。惟恐其
食。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又無以救。則其所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蔡虛齋曰。塗有餓殍。而不
加多。歸罪於歲凶。於前節何也。二字內。就
殺人。刺人而使之死。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王知
着殺人。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
所言王

○顧安全自遠章俱借客形主之法。搃見虐政當除。意人主不能行王道由其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受教。緊承上文狗彘即意。步挑發翻出他病根。以爲未甚切。故以爲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再以無後二字儆懼之。說到此。未有不動心者。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是孟子善起沉疴手段。是孟子性善宗旨。

承教三節

梁惠王聞王政之言。有歆慕之意。故虛心請教曰。夫子舉王道而教寡人者至矣。願王政多端。寡人願安意承教。其言無隱可也。孟子欲其亟反之心。以除虐政。乃設問以詰之曰。殺人者或以梃。或以刃。果有以異乎。王曰。均一殺人于死。無以異也。殺人或以刃。或以政。果有以異乎。王曰。均一殺人于死。無以異也。夫對勉者。梁王願安承教。但有虛心。然不直究其所以害民之原。如何能行利民之政。梃刃二節不

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王道成矣。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陳新安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蔡虛齋曰。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舒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以爲即行王道之終事。則真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凡安

字多對勉強言。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梃杖也。以杖擊人致死。亦曰殺。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平。天下重政。字見得虐政殺人之慘。庖有獸政。虐政之實。下二節皆反言虐政殺人之不可開口說。殺人以動其不安者。何在也。孟子開口醒人。政在此等處。必政相形。寔有不安者在矣。而無以異字。見梁王本心之明。張天如曰。孟子設梃刃說到虐政。見一梃只着一手。一刃只殺一人。若虐政行于國。則殺一國。行于天下。則殺天下。况梃刃之來。尤可趨避。惡政之出。無路可逃。此其禍與帝梃哉。

庖有三節

孟子曰。歲之曰。王既知虐政無異于梃刃。則今日之政。在兩端。更明矣。庖廚所有者。肥肉。以食養牲。廐間所有者。肥馬。以食養畜。以致民不得食。則有飢餓之色。展轉郊野。則有餓莩。取民之膏脂。以養獸。此正所謂率獸而食人也。虐政真苛於梃刃矣。豈未識君者正民之父母乎。孰相食且入。猶以爲自殘其毒。而不與民利。除民害。乃至于率獸而食人。子民而反以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陳新安曰。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乘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蔡虛齋曰。欲行王道。先在除虐政。故孟子以此教王。但王紐於故習。猶未知其所爲之病。民至此極也。故以梃刃二端。先發其意。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歛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厚歛以養禽獸。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陳新安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

意。而究言之。卽以虐政殺人也。蔡虛齋曰。率獸食人。卽殺人之政。無異於梃刃者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上惡去聲。下惡平聲。

殘民是民之仇也。惡在其為民父母之心也。吾知必見惡于仲尼矣。仲尼曰：仁者必有後，若始作俑以送葬者，最為不仁，其必無後乎？仲尼所以深惡其作俑者，為其太似人形，而用以殉葬，便傷心。體也。夫象人而葬，尚未真殺人，仲尼且惡之，如之何率獸食人，而實使民飢而死也。其見惡又當何如耶？王知可以亟反之心矣。

庖有四句相承說。此節正見王政不異擬於處。色餓草政以獸肥，故率獸食人。所謂殺人以政也。庖有廐，有民，有野，有四有字，彼此相形。不言厚，而厚，欲自在其中。要他自悟出率獸食人來。相食，即與上節只是一意。此以獸相食，形容率獸食人。之慘，最要者，父母二字，謂之父母，便當于民而奈何行政，而使民成于異類，見尤可惡。且字不，字惡在字，俱相照應。然不曰君曰父母，正見一相問，而下棟行政二字，絕照得以前與政二字。此正孟子文字細心處，又以象人殉葬，形容率獸食人之慘，人至愚不肖，無不欲利其子孫，惕無後之

君者，民之父母也。提出為民父母字，所惡在，猶言何在也。蔡虛齋曰：此條極言人君有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不甚 中古易之以俑，蔡虛齋曰：易俑是世俗人所為，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非周公之制作也 曰：木人設機而能跳，故孔子惡其不仁。不必說殺人只 不而言其必無後也。蔡虛齋曰：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作俑者是殺人之事

言須說得甚，狠落下，使民飢死，方有力。不帶說于擬，必之下，是提醒。王極痛切處，蓋象人而用，便傷心，休更不必說到殺入殉葬之漸處，使民飢而死，未必皆君之本心，然却充庖廐之心，所致，故直進其根原，而動其不忍之心也。如之何三字，最要着眼，把民之死，付在王身，王雖欲不動心，也，他不過通章提見虐政之當革意。

○晉國全直，以地方百里，可王為主，以施仁政。二字為喻，以省刑薄斂為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用二字上，惠王急于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怒暇，收彼疲敝，有不戰，必無報怨。此正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報怨，不報怨也。

晉國二節
梁惠王曰：先是晉國擅中山之勢，東勝齊，西勝秦，南勝楚，蓋天下莫強焉。此叟之所及知也。及至寡人之身，伐趙之後，東敵于齊，長子死焉，元里之役，西喪地

但有殺人之漸。况實使民饑而死乎。蔡虛齋曰：此條孔子惡之，以此 又痛言民之不可殘。
○陳新安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為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側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洒音洗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戰敗于馬陵，齊虜魏

于秦七百里，襄陽之戰，南辱于楚，三敗三折，及先君，寡人恥于先人也。願為死者一洒其慚，不知如之何。而之乃可以明得志也。不知三敗，只為爭地爭城，事既如此，孰不知自反，而忿焉，以求一快，其于強仁，致王之道，曾未有聞者也。故孟子激之曰：王勿謂亂之後不能自振也。彼地方百里，雖云小矣，苟能自強，亦可以王，而發憤，其所為天下，惟况梁地，而河

梁王開口說莫強二字，正是梁王病根。莫強請以土地甲兵，用之戰勝攻取，則莫強焉。此最勝之遺事，史之所聞知也。這二句，叙先世之盛，東敗四句，嘆今日之衰。晉本唐叔封國，魏斯趙藉韓度，共分晉地，故稱三晉。其三敗中，皆非義舉，以貪而成其謬耳。夫壞削兵困，為天下笑，是自恥而貽恥于先人也。爾比死者一洗其恥，是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耳。如之何，有自歎，其力便不知收，民以為報怨之本。惠王喪敗之餘，其氣甚餒，孟子以百里可王，激之言轉敗為功，正不必強，却不消道着許多衰

太子申，殺將軍，十七年秦取魏少梁。魏與秦戰，元里消，軍遂大破。秦使衛鞅將兵伐魏，比使公地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子甲將而擊之，公子甲被虜。惠王恐，使使割河西，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之地，獻於秦以和。魏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入。輔慶源曰：惠王之敗於三國，指其先人非，雪其恥也。皆非義舉也。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齊口下文四條皆是推明此句之義。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敗。即地僅百里，亦可以王。在王自力耳。此句是通章大旨，但此句是王只處論，下節行仁方是王

之實。

何言乎百里可王也。王之為秦楚勝也，名未行仁政也。王不行仁政，則與秦楚等，當以甲兵之堅，不堅利不利。論矣。王如施仁政于民，如刑罰稅斂兩者，盡相之不能，慮用之不可，則澆而讓者為，毋令民重之而

立議薄焉。毋令民枵腹而供，寬政所及，耘耨者得以深耕而無慮，妨其耕耨者得以易耨而無慮，壯者得以刑賦所寬之暇，日脩明力行其孝弟忠信，既入以孝弟忠信，事其父兄，而天性之倫，不出以孝弟忠信，事其長上，而公家之急，不待驅之使戰，而心力所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此節正明百里可王之故。句要得引正意。王如施仁政一句，是一章之綱。仁政該得廣，省刑薄斂，乃其中大節。目正反當時淫刑厚斂之失。二句志重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一如字，久要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刑，梗反，斂，易皆去聲。薄，收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不戢，薄稅斂，民得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盡已以實之謂信。以實以言，若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深耕便是盡。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以平時言，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此屬本文可使句。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養去聲。

玩言頂是這等做。方克有腐。若徒耻。本無用也。首
薄有不忍不肖。不忍不薄之心。方切仁政。深耕易
樨。此刑清賦簡。未正是能修孝弟忠信源頭。暇字
是省薄之暇。不是耕耨之暇。化國之日。舒以長意
壯者壯字內。有無數英。推暇字內。有多。少。技舞孝
弟忠信。不必分。是民以。身。力。行。倫。治。加。孝。弟
忠信。不徒講明而已。入。事。出。事。政。是。修。推。秦。楚。處
是。事。長。上。制。挺。句。只。是。形。容。民。平。月。一。點。尊。君。親
上。樂。于。放。死。之。心。不。是。臨。時。戰。聞。上。看。可。使。字。際
粘。行。仁。上。說。正。應。他。如。何。則。可。字。制。挺。制。字。奇。民
然。有。制。之。民。故。隨。舉。而。皆。制。

夫制挺可撻者何故。秦楚之所使。故者惟民。彼于民
煩刑重斂。而奪民之時。使民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餒。而至于兄弟妻子。離散焉。何暇治禮義
哉。以彼陷溺其民如此。固日望仁人。有以征之也。以
施仁政之王。往而征之。以陷溺之民。而當忠義
對父。不暇夫誰與王為敵。故可以制挺。撻之。而有餘

彼奪三節

彼謂敵國也。秦虛齋曰。如此則
何暇知禮義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其誰與王敵。夫音

陷。陷於阱。通作穿。瘳。鄂才性。溺。溺於水。暴虐之意。陷
指奪民時。使不。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陷
得耕耨數句。征。正也。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
親上之民。以正其罪。之。彼民方怨其上。怨其
於我。歸於。則誰與我為敵哉。秦虛齋曰。非敵不過也
仁政。自不與我為敵。此是以
吾得民心而言。

其實不用戰。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
百里可王。以此而也。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秦虛齋曰。王本意。似
以百里可王之言。疑

於迂濶。故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倪新安曰。按通鑑。慎觀王。一年。子
實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
襄王後。則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出
及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倪新安
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
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
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陳新安曰。德存
於中。容貌辭氣
乃德之符驗。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
可見於外者。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請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

見梁四節

○語人全自通章俱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
子告新君先發。其不忍入之心。要緊。只不嗜殺一
句。

不特民心壯于甲兵也。知無敵。則知百里可王矣。
王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斷然必行。仁政便發憤為
天下雄。何雅。酒。而復其英。強之舊哉。

彼奪三節。與上相反。正明秦楚可撻之故。
奪其民時。有嚴刑厚斂。意。陳餒離散。何暇脩孝弟
忠信。以彼暴虐之陷民如此。民命殘而民心失。我
以尊君親上之民。以正其罪。寧有與我為敵哉。此
句。重看。正。明。制。挺。可。撻。原。由。也。曰。與。王。敵。視。我。為
王。視。彼。為。寇。仇。了。然。不。重。彼。暴。上。重。我。之。仁。上。故
曰。二。字。要。他。取。信。于。古。無。敵。正。破。他。莫。強。勿。疑。正
應。他。耻。字。蓋。疑。根。最。害。事。故。以。勿。疑。決。之。此。全。是
贊。成。惠。王。慶。言。當。決。意。就。行。仁。政。非。空。信。之。而
已。

○語人全自通章俱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
子告新君先發。其不忍入之心。要緊。只不嗜殺一
句。

見梁四節

○語人全自通章俱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
子告新君先發。其不忍入之心。要緊。只不嗜殺一
句。

見梁四節

見梁四節

是孰能禦之而勿與耶知苗則知民命矣。今天下殺養其民之君皆暴虐其民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斯時也民之憔悴水火中者一皆既擣之苗而沐浴思見德者又不啻雲雨之想如有不嗜殺人者起而居之則天下民心皆引領而望於歸之矣誠如是則其心之所向身必歸之勢自不容已其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哉莫之禦則天下皆與之矣而不嗜殺者之果能一也庶幾為王戒好殺之端云耳如謂王能收天下之與以一天下之勢定天下之民則吾子一望一就而知王不足以及規天下也吾由是恨焉此矣

孰能與上字指列國君言去國叛君有禁孰肯把國與我先提真不與見自有不與之勢下正言其真不與之神妙處言苗一段如詩之興體提一種生機動之便見天下物于一定也知字有令其然察民情之意七八月間正苗與之候而適值其旱儼然今之虐政無異則苗猶矣句見雖熯而生機仍在油然作雲是陰翳後將作西郊之油喻

人者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歸曉之如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

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

白晉文公名重皆霸諸侯者齊桓晉文五霸之雄者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此門字廣傳於後世者皆是其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伯故不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正此意也真西山曰孟子後能深

也關五伯者惟仲舒焉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

君心之慈愛念頭沛然下雨喻君德之滂沱勃然

與之矣決言其槁苗今得立蘇矣故曰苗與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四字極重直指當時人將言

入牧字之可味牧者養也正與殺反嗜在殺民正見其不一之故未有二字與莫不二字相應如

有句見當嗜殺時獨有不嗜殺的便見天地生物之心便可為民父母民心誠望他如引領則歸之

便如水之就下其勢不可阻止望以心言歸以身言夫苗之勃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

謂天下嗷嗷明主之治也所以說天下莫不與也

言却要似講與王問答之詞上孰能禦指苗此孰能禦根水說

○齊桓全在此字是動齊王以不忍之心行仁政保民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說桓文下

文關土地云云正桓文事惟志向桓文所以與兵構怨甘作痛心之事而不暇顧絕未嘗一心想到

民生利病上故孟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

而不止也謂必欲孟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

說○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管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

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你愛護也輔慶源曰保如保赤子之保○陳新安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

為此章之綱領○蔡虛齋曰德字輕看齊王言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

非謂王道本於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以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可廢也以

是保民的本原推思二字。又是不忍的作用。而是心之王。乃一篇之命脉也。而挑以反本。又在是解。倏令王悅。修命玉笑。又令王請堂。試此皆鼓動其不忍的精神。處細分之。首節至是心是王。是孟子默伯崇王。而許齊王不忍之心。足以致王。次段至遠庖厨也。是故王以察識。又次段至落推其所為。是故王以擴充。又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言大欲不可求。當保民而王。末段說制恒產。而保民之政方足矣。

齊桓二節
齊宣王欣慕伯業問曰。齊桓晉文五伯相長。其當時所以取威定伯之事。果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事必傳而後聞。臣學仲尼者也。仲尼之徒。尊王賤伯。並無道及桓文。所以高伯之事者。是以後世學者無傳焉。而臣未之聞也。必欲臣言無已。則有王天下之道乎。是仲尼之所。所以修己治人之道也。
事是經營伯業之事。問伯之心。此便是求大欲的。

半易之不識有諸。戴音核費許刃反舍上聲。戴音解棘首速與平聲。
胡斲齊臣也。費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也。其也。
費郟郟與際同義也。戴棘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費鐘非牛不可以羊易牛。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良。心發動必欲生此牛也。姑以此贊之。要亦孟子主於開導其君為此遷就之語耳。其事之有否弗計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殺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心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
則可以保四海矣。胡雲峯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此是第

根子仲尼之徒。是留心仁民者。故不道而後世遂無傳。正所以尊儒術也。無已一句。要將王字易他伯字。乎字。絕妙挑動。

德何二節

王聞王道而有動于中。乃曰君德必何如。則可以王矣。曰王道先得民。為君者德之容保。全民生民將焉往。而王天下斯莫之能禦止也。王即以身擬之曰。保民人君大德。若寡人者。卿試度吾之可保民否。孟子曰。天下事皆可以為王而保民。何不可也。王曰。有何事。定便知吾可保民。孟子曰。嘗聞胡斲語。臣曰。王一日坐于堂上。自是館御之常。適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此牛也。動不忍之。良矣。問曰。此牛將何所用。牽牛者曰。將殺之。而取其血以塗新鐘之蒙。隙。王止之曰。爾其舍此牛勿殺。吾不忍其觶觶恐懼之狀。若此牛無罪而就死。然牽牛者曰。既舍此牛。則將廢鐘之禮。與苟禮不可廢。不可舍也。王曰。廢鐘大禮。何可廢也。但牛可殺。羊不可殺。爾以羊易之矣。臣所聞如此。不知果有此易牛之事否。

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蔡虛齋曰。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擴充之實。愛猶吝也。不忍二字。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愛猶吝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王吾不忍其觶觶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借愛字相形。反覆辨論。一開一闔。要他察識而擴充之。
○蔡虛齋曰。自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至是心足以王矣。則是言齊宣之可以保民。而王者以其有不忍之心也。○自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至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則於告語之中。寓開發之術。欲王反求而自得。其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之本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護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倪新安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

問伯曰事。問王曰德。齊王名。有分曉政。足用為善。愛保民二字讀斷。而王洪下讀保民二字極重。即如保赤子意。保民即是德。後而後。政施仁。制產。都。是保之一字。若寡人者。一問語氣甚緩。後面不為。不能。此則出。在宣王之心。必疑得王為迂濶。非若事為切寔也。孟子遂撤去德不言。却引至事上。去漸。打。入他心裡去。所謂引君當道。志于仁也。可者誘其進也。何由是有何等事。實意思。臣聞已下。正拘可字之寔。率牛等問。答須輕。通。引。胡。說。之言。要以証。可字意。率牛過之。一定是典。孔。當。殺。古。有。告。殺。之。禮。此時。殺。牛。見于堂下。而不忍之心。遂觸于堂上。此等感通處。是。何等。意思。了。不。忍。二。字。極。重。是。保。民。的。根。源。以。下。百。方。開。導。為。此。看。一。吾。字。正。見。不。忍。之。心。是。自。家。的。正。是。孟。子。許。王。可。保。民。慶。若。無。罪。而。就。死。地。只。是。牛。殺。上。形容。不必添入字。以羊易之。全要得他不及安排。計較。易之。是。王。言。講。須。斟酌。勿。犯。後。而。全。意。一。易。字。有。無。限。妙。用。堯。舜。揖。讓。湯。武。征。誅。皆。以。善。

孟子之說也。公者不忍之念出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蔡虛齋曰。孟子欲王察識其本心。今王只管答得冷淡來。依孟子之言。辭說一番。全無察識意。所以下文又設難以開之。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蔡虛齋曰。此是孟子機關。見識欲轉撥齊上處。益欲其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實。王不能然。不能察識。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易為大過人。不識有句。正詢其當日面目。正欲。其本。有者証其可也。

王曰。易牛之事。誠有之。孟子曰。有是不忍殺牛之心。一轉。移便足。以保民而王。天下矣。然是心隱衷也。百姓未知王之衷。無一人不以王為愛財故也。若臣同知王之心。而有所不忍也。不忍則公愛。則私在。王自察焉。王曰。夫子謂我不忍。此言信然。若果百姓議我為愛。齊國雖褊小。財賦不足。而一牛之利。何足為國輕重。吾何愛吝一牛。但不忍此牛殺。若無罪而就死。故以羊易之。誠有如夫子所云。不忍也。夫孟子曰。愛王。曰。愛孟子。曰。不忍。王曰。不忍。是不過再申其事。情而未能察識其本心也。

是心足以王矣。只為有只不忍念頭。便舍個保民的端。倪有火。燃泉達。光景。此以心之本。休至是者。言勿添推致話頭。孟子恐王此心。一時不能認取。把愛與不忍字令。王從理欲發。念處。度出個毫厘。

齊曰。彼惡知之。言惡知其為不忍之心也。牛羊何擇則連孟子亦若不能解於王心者。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言我若非吝於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心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心之運。蓋殺牛既所不忍。惻隱之心。已發乎中。費鐘又不可廢。事大任。於此無以處之。無善處。則此心雖發。已而不得。終不得施矣。便抑道了這。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言不可自沮了。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決須行得透。

下里之介。果愛耶。果不忍耶。以自得其本心。非徒
謂為說也。臣固知一語。然甚矣。王說夫子獨
謂我不忍。此言信然。一字只然不忍之說。忽垂百
姓。誠有百姓下。方說百姓不是。編小言財賦所出
有限。何愛一牛。言所費之小。即字作當字看。言當
見牛時。只不忍此牛。酸醜。恰像此牛無罪而
就死。我所以語牽牛者。以羊易之也。奈何以我為
愛。此節雖是齊王將前話申說一番。關係却在印
不忍三字上。輾轉其當。日下見情景。但終于愛字
上未能清楚。故糊塗認個愛。

無異節

孟子曰。雞以詰之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彼惡知王心果出于不忍乎。王
若隱痛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二者
何所分別焉。愛耶。不忍耶。王笑曰。當日以牛易牛。是
誠何為而有此心哉。我若非愛其財。而何故以羊之
小。易牛之大也。是我之心。我已不能自知。又安望百
姓之識吾心乎。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吾終不能自

此節齊王糊塗認了不忍。上面申說數語。齊王不
過解脫個愛字而已。他不知。故孟子以王若
隱其二句一雞。是一步緊一步。如夢中喚醒他。
易之以羊也。而字下宜添一何字。此三句一氣看
正是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宜乎二字。與前誠有二
字大懸。前全是怪百姓。故解之以無異。此并怪自
家。故下遂護之以無傷。

無傷節

孟子為之辭曰。以羊易牛無傷于不忍之心也。是乃
行仁的方法也。于不忍處見仁。于能曲處以全其不
忍。見仁術也。何也。人心之仁。以有所感而興。以無所
感而止。吾王堂下之所見者牛也。非羊也。故不忍之
心。觸牛而動。當持惟思以全乎牛。曾何計及于羊。子
是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而不忍之心。得自遂
此之謂仁術也。不現君子之為仁乎。不忍心之事。偶
習則熟。善置則全。君子之于禽獸也。皆有不忍之心。
見其生。即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即不忍食其肉。故雖

未見羊則不忍之理尚藏於心而
未動所以隨心處置而無所妨
故以羊易牛故用
其形未聞其聲
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於難處之
之羊以代之
術正行仁之圓機惟兩
聲謂
行此所以為仁之術也
全無害即仁之術也
仁心與
將死而哀鳴也
益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
萬類相
關通處只是
禮字廣費鐘
而不忍之心
同生一脈
故用之以禮
一事亦是
必遠二
施於見聞之所及
忍其酸醜
其所以必遠
字是不
忍一念
庖厨者
取烹庖之義
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
仁之術也
蔡虛齋曰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
有是心而拆過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
廣蓋有不
勝計者矣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感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
度待洛反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

日之心復萌前日不忍牛之心被孟子見牛
未見羊一句打動依舊復萌乃知此

心不從外得即其復萌處可知其不忍之心是固有
心本心豈待外假反而推之在我而已

然猶未知所以及其本而推之也蔡虛齋曰反其本
而推之下文舉斯

心加諸彼是也齊王却未能如此故恩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也

○蔡虛齋曰詩云他人有心至折枝之類皆以明其決
可以保民而玉而自不為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方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祭之享用之以祀必遠乎庖厨則廢于不見不
聞之外而不以習聞習見而傷蓋所以預養此心而
廣為仁之術也今王之所為正有合于君子之道者
人言庸何傷

無傷謂不出于愛于王是王之真心絕無傷害仁
術一句政解何擇一雖術不是方言慶置得妙乃
天札自然非有心也見牛未見羊政解說其易羊
之心無傷處未字可味若見之不忍矣蓋牛之無
害以見而全已感之仁羊之無害以未見而全未
感之仁但見與未見的開竅不好出在孟子體貼
中不出在齊王臣處意中忙不及覺慶正可以
見天理之流行見其生一既重不忍字然又恐王
以未見者為可殺故又說個遠庖厨於禽獸三字
如有味于禽獸只好如此兩謂愛物也若仁民豈
論其見未見哉遠庖厨者不忍死物一心事不欲
有一殺机得現于吾前也非謂掉向一邊任其
啖而無畏也如此便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
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雖君子不過如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興
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猶言准今恩以
下又孟子之言也乃是孟子難王故緊切之說蓋天地
之性賦予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故人之與人
又為同類而相親推恩是以惻隱之發上說則於民
切而於物緩以仁之所及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
物難上說今王此心能及物矣以羊易牛則其保民而王

此上句分明是揜轉王心使之自信

王說節

王因孟子解其兩難乃說于心而言曰巧言之詩有
云他人有心隱而難知我則忖度而可知之此即
入有心而夫子忖度之謂也蓋以羊易牛實我自不
忍而自行之聞牛羊何擇之難自反而自求之反不
得吾心所謂不忍者及夫子指點見牛未見羊之言
于我前日不忍之光景宛然在自心復感萌動
而有所不忍矣是說夫子善忖度而得也然此心特
加一牛尚未及百姓夫子乃曰是心足王不知愛牛
之心所以合于天下者果何在也是王雖識本心猶
未知擴充矣

孟子見牛未見羊一言真是他人已泯的心腸恍
然在目悅慶真可悅行之句應以羊易牛及求句
應牛羊何擇言之句應仁術一段感之句應不忍
殺棘感二字最妙所謂不忍殺棘之心是也但
昔日得于偶觸而不覺今得于開放而認取尔下
文快于心正照此感一說若能常存此心自能保

物難就術今王此心能及物矣以羊易牛則其保民而王
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言其於禽獸之難者且及
能只是不肯去為

口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為去聲長上
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
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蔡虛齋曰此節只
完得不為也非不

民而王莫禦此心已現前又復不解公于王處全未得孟子是心是王之旨故孟子下面引起于擴

有復節

孟子說難以啓之曰有稟命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小而不見與薪之大則王以其言為然否王曰天下豈有能舉其重而不能舉其輕能察于小而反不能察其大者乎吾不之許也孟子曰王如知此則知是心之是王矣大凡息及禽獸是百鈞之舉秋毫之察至難也功至百姓是一羽之舉與薪之見至易也今王思足以及禽獸已易人所難矣而功不至于百姓反難人所易此其故獨何與我知之矣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真力怯持不用力耳與薪之不見非真明怯持不用明耳百姓之不見保非真思有所畏持不用思耳既不用思于百姓何以致王于天下故王之不王乃能之而甘于不為也非欲為之而力不能也

能也二句之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蔡虛齋曰及人之老幼自吾之老幼而推之運然自何地而推之日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於掌言易也運掌即上文莫之能禦也及足以王之

下二節總是要他用緊承合于王句來王不解于王是以王為難了故先疏其難易緩急之故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曰有復于王者見非仲尼之徒兩道百鈞二段是喻體何以說仁民易發物難此不論事而論心也及至二字有別及是兩樣至是一途兩樣有彼此之分故曰及一途無異同之差故曰至此處便寓推度意獨何與作怪嘆詞使王慢然自悟透下不用意了然則二字翻得緊三不用字有味用則三不用則不為是有思不肯用也非不能是非用思不足也三句重百姓句用字與推字有別推又是用中之次第政破合于王三字用正是之精神通章都重用字意而不字宜看眼言人皆自有力有明有思但自不用耳

不為節

王之心慕王業但以為遠大不敢當乃問曰王何能及子願謂我不為而非不能然則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像如何可以見其真孟子曰王欲知其所以

意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蔡虛齋曰引詩重存序上字寡妻兄弟是此吾老幼家邦是比人之老幼以字與上兩以字相照正見是有序舉斯心舉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之心也非不能推恩只是彼字只指家邦不能推恩不善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能及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非同人
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此兼人之老幼言○蔡虛齋曰下可運于掌一句推恩足以保故古人指二帝三王四海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引古人以勉勵王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序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有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此正是今王反之能及物而不能及人則必有故矣此故字台下與兵構怨求大欲意

異乎如腋揆泰山之重以起北海之濶語人曰這
 事我是不能的夫天下未有挾泰山者矧挾之以類
 北海耶是者寔不能也此不能之形也有如為年長
 者折一草木之枝此不過一舉手之勞耳而乞語人
 曰這事我是不能的夫長者之命本當承而况折枝
 之易乎此直不為而非真不能也此不為之形也故
 王有可王之机而不之王非不能而若挾泰山以起
 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乃其不為而若不肯折枝之
 類也

王因孟子說個不為非不能便心痒了故問不為
 不能之形孟子之空說兩個形狀故王一段方
 着齊王言挾而且起不能是誠不能的折枝是景
 易的事不為是真是真不為王之形不類于此而類
 于彼可見只是不肯用思作者須重不為要得
 該舞語氣非徒分解形字正照他不為之心言也
 老吾老
 誠欲為之豈舍心而取哉人之老猶吾之老也不
 獨老吾老因以及人之老使人之老得以老吾老人之

幼猶吾幼也不獨幼吾幼因以及人之幼使人之幼
 得以幼吾幼此不過以吾及人更無別法故天下只運
 于寸心甚易也何也天下之人不同而老幼之
 心則至一也大雅之詩云文王能刑法于寡妻因施
 及于兄弟以御治于家邦言遠近不外一心在率斯
 不忍之心以加諸彼寡妻兄弟家邦而已信乎老
 幼之莫非斯心之所推也故人君能推老幼之
 恩自是以保四海之遠所謂是心足以王也不推恩
 則眾叛親離雖妻子之近也維保全試觀古帝王其
 保四海之功業所以大過人者無他道焉不過其
 念所與繁慶曲休必至之情使各得其分無一念不
 周匝不快且斯之謂善推而已矣今王不忍一牛恩
 足以及乎禽獸而保民之功不至于百姓倒行逆施
 而不能善推恩若抑獨何故與
 此正是心之實上老字指孝弟言下老字指
 吾之父兄言及字涉及禽獸及字生來見一念真
 切念之真切故一動念即遍及分明是率斯加彼
 但未盡心字天下可運于掌正涉吾字及字精神

故復推本而再問之陳新安曰未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

○胡雪峯曰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
 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蔡虛
 齋曰此節正言是心足以王保民而王之實而怪宣
 王不能推之以保民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度術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蔡虛齋曰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量然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不必實當作活字看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言處物不可無權度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蔡虛齋曰

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理又有甚於物者蔡虛齋曰一物不度失止一物也王愛物而不愛民其失何如故曰心為甚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失其本心所以昧其長短輕重之宜故上文既發其端蔡虛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一句分明是合輕重長短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輔慶源曰此孟子所而使之自稱量其心也○蔡虛齋曰度之一定是百姓重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俗合。易慶說。非說治效也。然所以易者。取只
于。心耳。故引詩以証運掌。并前來許多。不語一
齊。訂。今。所。寡。妻。兄。弟。家。和。由。親。及。民。全。舉。其。數。全
副。溜。出。並。無。推。息。之。序。之。意。遂。釋。之。曰。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舉。斯。加。彼。空。上。就。不。忍。之。心。說。而。詩
意。自。明。斯。心。實。為。彼。我。必。至。之。心。舉。而。加。之。原。味
彼。無。而。我。益。只。是。不。忍。之。心。時。常。流。動。勃。莫。道
性。天。中。有。自。然。之。運。量。由。我。而。暢。若。加。之。耳。此。際
雖。欲。不。次。第。以。加。彼。而。不。可。得。矣。下。着。而。已。而。字
應。上。可。運。于。掌。意。明。其。不。煩。推。合。推。息。易。也。故
字。緊。承。此。意。來。推。息。句。是。結。上。語。不。是。推。全。牛。之
息。以。及。民。如。此。則。逆。施。了。蓋。因。全。牛。一。事。認。出。良
心。本。體。從。本。推。出。先。親。後。仁。民。也。保。字。乃。春
保。之。保。見。四。海。之。宏。納。只。在。片。念。之。老。幼。為
之。安。懷。不。推。句。以。及。語。以。甚。言。息。之。當。推。與。效。沒
相。干。提。一。古。人。正。破。桓。文。習。見。大。通。入。連。五。伯。不
把。當。數。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仁。民。愛
物。之。理。隨。感。而。現。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爽。無。容

孟子卷一 二十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蔡虛齋曰以三
所蔽故不知所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
以輕重之要。殺。虛。齋。曰。使。王。將。殺。人。故。指。以。問。王。欲
殺。鯀。之。牛。者。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故。指。以。問。王。欲
其。以。此。而。度。之。也。短。之。故。比。上。文。又。是。一。至。度。者
胡。雲。峯。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此。節。一。心
字。與。後。數。節。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
心。易。於。蔽。鋼。此。王。道。所。以。不。行。也。○。蔡。虛。齋。曰。自。此
以下。又。明。知。宣。王。之。興。兵。構。怨。以。致。仁。民。之。心。輕。且
短。者。由。於。求。所。大。欲。其。勢。之。不。得。不。重。此。也。故。下。文
反。之。而。示。以。得。所。大。欲。之。本。在。於。制。民。之。產。乃。是。心
足。以。王。矣。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此
字。隱

相。應。君。子。行。仁。不。止。空。一。個。心。如。見。牛。不。忍。之
心。便。有。這。以。羊。易。牛。處。置。方。法。此。便。是。為。下。文。制
民。之。產。使。者。幼。無。失。所。使。是。老。幼。之。實。事。是
心。所。以。合。于。王。只。一。善。推。其。所。為。便。了。善。字。而。已
矣。三。字。要。重。切。勿。放。過。已。上。一。片。語。意。提。是。言。保
民。之。易。以。鼓。舞。王。耳。今。息。一。段。再。結。再。換。兩。個。獨
何。典。前。結。其。難。易。倒。置。之。故。起。下。不。用。息。此。詰。其
先。後。倒。置。之。故。起。下。文。請。度。
權。然。即
良。由。王。心。未。度。耳。物。有。輕。重。必。推。以。秤。之。然。後。知。孰
輕。孰。重。物。有。長。短。必。度。以。量。之。然。後。知。孰。長。孰。短。凡
天。下。之。物。皆。當。度。以。本。然。之。權。度。况。心。之。本。體。有。自
然。權。度。在。其。當。度。尤。有。甚。于。物。者。王。請。以。本。然。之。權
度。其。能。推。不。能。推。之。故。則。吾。平。日。之。所。處。有。大。不
得。其。平。者。矣。
此。節。正。為。息。及。禽。獸。不。及。百。姓。處。全。不。在。心。上。思
量。若。細。勘。源。頭。輕。重。長。短。了。然。自。見。輕。重。長。短。不

都指三事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與兵是以其心尚明於
他。謂不忍一牛而獨暗於此。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此其愛民之
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陳新安曰所大欲
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便令
皆平聲

在心之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心為甚。須看得本。然之權度出甚矣。緊從上知字。剔出知輕重長短。尚是知物。既不關痛癢。心之知是點靈。机景切痛。痒處治已。治人權度。此王請度之。不是欲其將民物來度。令反現此心。因何發現。因何窒塞。度其善推。與不善推之故。在何處也。則此心永不蔽而仁民愛物之心。從此達矣。故一度字。是善推之要。此節政要。鈞引王之大欲。來勿認然。叫自度。大抵引誘題字。都是活眼。

柳王二節

試為王推原其故。抑王欲興甲兵。以示威。窮征遠討。以危動士臣。而糜爛之。因以構怨于隣國之諸侯。以背盟渝好。然後快是于心。與以是為快。則殘萬民之命。有甚于殺敵。解之牛。故臣願王度之也。王不能自隱。曰。謂寡人快斯三者。非也。三者原非美事。吾獨何心而快于。是哉。然所以必為此者。將藉此以求吾之大欲。故不得已而為之耳。王平日不能推恩正坐。作此。

因王不自度。而代為之。度抑字是轉度之詞。三事重危。士臣正是愛民。輕短病根。妙在挑動心字。不能愛民。處不止一端。而與兵云云。其尤甚者。不忍一無罪之牛。而忍殺無罪之民乎。將此不忍心。與快于心。處彼此。稱量能無。惕然快字。下得狠。然後字。正是令之度。處曰。否。是不然其言。何快一念。直是鼓王之美。種惜不能。因是以求其所快耳。此是他殘忍中隱。有一段痛苦良。心向之。觸解。解而動者。正此物也。將以求向。有不不得已。為此意。定自呈供狀矣。病在欲之一字。王心原有之。王的根本。却因此欲念。為梗于中。便合所甚易。而面所甚難。必無可成之理。故下文又有反本之說。

王笑却

孟子探之曰。王所謂大欲。不可令臣聞之。與王以所欲之大。難以語人。但付之笑。而不言。孟子固知大欲之所。在始試之曰。王之大欲。果為肥甘不足。充口。輕暖不足。蔽体。與抑人情之欲。聲色為甚。為華采之色。未足。適現。聲音之樂。未足。聳聽。便習。嬖倖之人。未足。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陳新安曰。所大欲在此。文霸。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構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圖事。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構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蔡虛齋曰。木在山。魚在水。求水物而於山。非其地也。故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眾。弱國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與俱平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大小不相敵。齊集有其一。

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千里為州。比九州。以一服八。必不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以

能勝。即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言求大欲之本在於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詎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子願指氣使與若只為此教者王之諸臣皆是以供此五者之欲而王所求之欲豈為是五者哉王曰謂大欲在此五者非也吾不為是五者而求之也孟子曰既不為一身之欲則王之大欲我知之矣意者先欲開辟土地使封疆日廓雖秦楚大國皆來朝我因以館誼中國宅中以為大而撫御四夷使荒服皆賓貢也然所求既大則求必以道而後可如以興兵構怨之為求者辟之朝之誼之極之大欲是由因木以求魚必無可得之理也

笑而不言欲大故難其詞不是自慚明知五者非王所欲姑詰以試之除了五者必定是畜王業再無走路矣抑字是轉進一步語王之諸臣二句極須着眼見齊廷之臣不過願指氣使供耳目口休之人耳若欲求大欲此輩那能做得湏得天下士皆字不指諸臣指五者之欲王豈為是言王所求之欲豈為是五者哉否謂大欲不在此五者也吾不為是謂吾不以五者而與兵構怨也若所為指與兵構怨欲辟四句勿平當通講下必辟得土

地然後朝得秦楚既辟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為我推而四夷可推矣而字久要音見是一套事古入善推所為以若所為分明相反猶緣木求魚明所求非所為斷無可得之理

王曰孟子之言大甚曰寡人以天下事可以智力求之不可以智力得乃夫子比之緣木求魚則大欲難得固若斯之甚與對曰殆有甚焉何則緣木求魚僅止于不得魚而已雖無所于利久無所于害尚未有後災也若以興兵構怨之所為求一統無外之大欲心力既盡于彼則愛牛本心消索殆盡矣是要做快活的事安得無後災王曰後災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後災請以天下之勢言之設使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大定是楚人勝曰王既知鄒楚之不敵則天下之勢可例觀矣國之小固不可以敵大兵之寡固不可以敵衆力之弱固不可以敵強方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集合齊地僅有千里之一以一千里服八千里小大衆寡強弱之相隔何以異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張南軒曰行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已蓋力求所欲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輔慶源曰有所欲其所欲有為則所欲者反不可得便是有為而為之而為之也也計獲求得力雖勞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也輔慶源曰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輔慶源曰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敢請嘗試之昏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

辭與僻同焉於度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下文所言五

之思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士嘗學

問知義理心無所蔽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胡雲峯

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民則不能然矣民無常產所以

指其在十民者言之罔謂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一欺字

放辟邪侈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許六反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于鄂欲甚哉蓋名反其本而求之不忍之良心以為

若其甚此一語有怪而拂之意孟子却又說
治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災兩字去警動恐嚇他令
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燥滅下天然則三句同
歸魯而概論之輿圖有大小人民有衆寡勢力有
強弱三固字言固然之理鄒敢于與楚戰便見鄒
有不自量之意分明指著齊王倒轉便不與鄒既
不得志于楚則齊之一公決不能得志于天下之
九以分數言勢之不敵必敗此即後災反其本
凡兩見俱宜指反其本心說吾自有此心而為外
邊物欲蒙蔽故特提出一本字此心為保民之本
即為王天下之本反字當玩謂反其所為與兵構
怨者則轉在根本上用功也然勿背註須云反其
本心之不忍而行仁政後云反其本心之不忍而
制民產便是

本何在不忍之仁心今王發之政者盡載其不忍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今也制民產
節申明恒心之係於恒
產見不可不制民恒產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凡

下文 蔡虛齋曰此反其本又指發政
施仁中之大者以為之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此保民之實事所謂及人之
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
趙氏曰 趙氏 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 此
是根本 常生之道 指恒產 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
之本 孟子仁義之數欲見于 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 足王不 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 政仁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方是保民而王之道
○蔡虛齋曰此章當疊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

之心而行之者也今王發之政者皆以施吾不忍之
仁則功各富貴之途開誰畏而不入水火飢渴之
望嗚呼成湯所以奔奔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
以王之朝仁朝也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以王之野
仁野也商賈皆欲處于王之市以王之市仁市也行
旅皆欲出于王之途以王之途仁途也天下之士農
商旅之欲疾其君之不仁者皆欲赴熱于王之仁民
情若是孰能禦之而不王哉蓋聚天下之欲即可以
遂己之大欲小可大察可衆弱可強所謂運掌之易
于此可見
此節發政施仁承上本字來一直說仁即不忍之
心發政所以施仁即上文用思推思使功加百姓
厚使天下三字直貫五句五個欲字正照求吾所
大欲字着合天下之欲方是大欲若一人獨欲
天下必不欲矣孰能禦應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句
吾憐二節
王曰發政施仁而天下可王誠我志也特寡人昏愚
不能識其所為仁政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

不能識其所為仁政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

而輔之志。政何如而發仁。何如而施一。一條陳。以
示我。誰不敢請嘗試而行之。以不負至教也。孟子
曰。仁政當先制產。恒產之有無。民之良心係之。無恒
產而有恒心。詎可責之。凡民哉。惟士也。嘗學問知義
理。故能守是心而不變耳。若民無恒產。則遂無恒心。
飢寒切身。不獨廉耻矣。既無恒心。則無以檢其身。將
始遠于道而放逆。繼則浸淫而便辟。之甚而成其
惡。和之極。而益侈肆。便是無所不為。夫平日不制其
恒產。及陷于放辟邪侈之罪。然後加之刑。而懲其
罪。寔欺其無知而取之。是羅網其民也。周民昔暴君
之所為也。焉有仁人在位。而可為周民之事哉。知周
民不可則恒產當制矣。

上面說發政施仁。尚無實下手處。故王曰吾惛不
能進於是。而孟子遂舉保民而先。目前兩至。急
恒產一事。以教之。下手吾惛言氣質昏愚。是字指
發政施仁。輔者放迪。其志意所不及也。嘗試有見
之行。意言士所以起民。重民上民所以生在恒心
而有恒心者。先于恒產之足。苟無恒心。便無所不

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
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
而以序行。之天下。可運於掌也。推恩有序者。如何。則
在制民恒產。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也。此一章書通是說。王道之易。蓋因齊王謂
德何如。則可以土矣。又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之詞。故孟子答之曰。
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引胡齧之言。而曰。
是心足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
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易得。意思至於百敵
田五敵。宅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則所謂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者。
豈不信哉。

采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熊勿軒曰告齊君十一章。鄭一章。滕
樂三章。言交鄰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親
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我之

至放逆備僻。邪曲侈肆。一字深一字。致民于惡而
刊之。曰周民不為周民。正是不忍斯民。而必用恩
周民一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不忍一牛。仁人之
心。以羊易之。仁人之術。焉有仁人云云。又與他又
規他。他好挑撥。机括。

今也二節

是故明哲之君。急于制民之產。度地分田。計口授業。
其經屋周詳。必使仰為事父母。無不足。俯為畜妻子。
無不足。惟其至是也。故時而樂歲。則所入有餘。而可
以終身飽。偶值凶年。幸其有備。而可免于死。二俯
仰皆充。正善根發動處。然後設教。驅而之善。則有所
資。無所累。教易入。而化易行。其設善也。自輕易矣。此
有恒產而有恒心者也。今也何嘗不制民之產。但經
屋不詳。分授無法。使民仰為事父母。不足。俯為畜妻
子。不足。雖遇樂歲。則俯仰無資。不勝其動動之苦。苟
值凶年。則一無所積。不免于死亡。民至此。故免。惟恐
不贖。奚暇治孔義哉。此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也。
是故緊和上恒產。所擊之大。來明君即仁人行。

道不可循。若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
罪之意。十二章交鄰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
乎。見音現。語去聲。下同
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蔡虛齋曰。言可
能治。其國。見孟子見字。如字。時地來
見也。暴見見字。音現有。因得見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
可聞於孟子。故下直言之。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有術無隱不察是明。若其寔即能保民者必使二字。正其推所為所致在經。上見二足以字。即及老及幼的精神。終身飽三年九年之積也。故以樂歲。樂其終身。然後二字。重看罪即教字。善即恒心。從之也。輕對下不暇看民之。而重在于謀生。俯仰無虞。重擔已什。甚善。那得不輕。民非無產。上名非制。然與五畝云。大異矣。是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欲之法。夫古人之意。一恒心也。虛而實。則曰善。寔而實之。則曰禮。義。故死不贖。因無恒心。皆上有以使之也。

反本二節
今王欲行仁政。盍反其不忍之本心。而制產矣。以制產之法言之。每夫授以五畝之宅。教之墾下樹之。以粟則帛有所出。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享衣車之利。美家有雞豚狗彘之畜。教之無失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享食肉之利矣。一夫授百畝之田。而勿奪其農時。則粒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恒產既制。則恒心可與。于是謹庠序。

之教而提。以人心之正道。又申之以孝弟之義。而愛親敬長之理。獨加詳焉。則禮義大明。而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是老者之恩。以制產推黎民不飢不寒。是幼之恩。以制產推而恒心。又推此與矣。則古之善推之政。可復一統無外之欲。可得所謂保民而王者如斯而已。然而不王者。豈有是理哉。又何必侈慕桓文也。
不忍一念乃王之本心也。此心吾所固有。而為欲念所蔽。遂致種種作用。俱錯故把反本二字打動他。此處再言反本。見行仁不必外求。正要技舞他必行的意思。而本字不必分。五畝制產之寔也。承下反本。來要得推恩意。五畝二段。是使民有恒產。須重看五畝百畝。正明君之制也。恒產制則民有恒心。故有謹庠序一段。即上驅而之善。二句意耳。井田學校。不乎老幼。各得其兩。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區出來。所謂仁術也。末句打轉大欲能保民。而王莫禦。又以申是心足王之意。以完無以則王之旨。區區伯事何足道哉。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蔡虛齋曰。今之樂由古之樂。此皆實理。但好樂之甚。則齊其無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平聲。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與人與眾。所謂甚也。就不若字。照見得。即所謂百姓同樂者。亦人之常情也。蔡虛齋曰。可得聞與。是齊其庶幾者。合得人之常情。便是同樂。真幾括。

臣請為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為王言好樂。甚不甚之情。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樂。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

其額極窮也。疾。首。蹙。頰。者。如疾之在首。痛弗能忍之。情狀也。羽旄。旌屬。周禮。九旗之數。有全羽。折羽。釋云。全羽。折羽。直有羽。而無帛。以牛尾注於旗竿之首。曰旄。折羽。設於旗竿之首。曰旌。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

○暴見全自此世好樂引君仁民也甚字是骨子與民同樂是甚字是事見樂只分公私不分古今王曰句一極鳴起大有意思在

在暴見孟子問曰前日暴因國事入見于齊王暴以已而好聲樂暴以愉心逸志漸不可長一時欲諫而不得其詞未有以對也敢問好樂何如得無有妨政治否孟子曰好樂何妨特患好未甚耳王如不徒好其音容宜充滿其太和之量好之甚無歉然不足愛將宇宙戾氣消于王之一念國家泰運幹于王之一好齊國殆庶幾矣子何不以此誘王也

見孟子是特地有為而見此暴見于王者乃為國事而見于王也王語暴以好之聲樂想必審問之意故下說暴未有以對乃無確當陳說之意好樂何如一問正恐王欲欲多甚字只是漏其量暗會同樂意然勿露庶幾之勿填入治字此二句是通章血脉孟子因好樂一問直是神遊千古矣

他日二節

至時與暴言之暴未必能達之于王而未必能曲

困也。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不與民同樂獨樂耳獨樂不若與人非好樂甚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平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蔡虛齋曰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根仁政來。蔡虛齋曰然疾首蹙頞對欣欣然有喜色者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元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若其說故他日見于齊王而問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此事否王慚其所好不正頃改其顏色而曰寡人非能好古先王雅樂直好世俗所用新聲之樂而安可使聞于賢者孟子曰王之好樂若識先王制之源頭總是宣賜其和心能推廣此心而好之甚齊其庶幾矣和在宇宙間乎源頭是元聲之本有此本則用古樂可今樂亦可今之樂古之樂先王作樂源頭上來是今樂由古樂來也何問其孰古孰今也

孟子問齊王有好樂之問他日時自去挑動他王說非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特好之文耳前好甚二句只論理此方是激切告君以欲動之見不徒慕其樂之文而深得其意不徒習其樂之迹而實滿其量不徒羨其信乎今樂由古樂也其真話實承上庶幾看出孟均之可以適治正此樂之源頭說來此正是善引君法古

獨樂二節

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已躍然有動悅不與之言樂也孟子先即常情之所樂者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能字不是心說實有與民同處則天下之民歸之矣。如此便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蔡虛齋曰此說好樂且應上文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許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繼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蔡虛齋曰蕃育者度閒曠荒野以生育長養而吾時獵取之非惟以為逸豫之資而祭祀賓客之需亦於是乎取焉。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四時皆有農隙也。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種曰稼斂曰穡穀登于場萊種于圃。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閑曠是不可耕種之地。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

琴之曰得自鼓樂以為樂與人鼓樂以為樂二者孰為樂之其王曰獨樂則情隔而不享不若與人其也孟子曰與少鼓樂以為樂與衆鼓樂以為樂二者孰與之甚王曰與少則情孚而未廣不若與衆甚也孟子曰王既得樂之情臣請為王言樂所以甚與不甚

可游聞指於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今樂古樂意不重獨樂二段孟子將入已象寡翻此甚字未不是問他然要得落後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齊王而不若正明得甚處此只說論人情未說到君身上樂原只論心只存與人與衆之心雖獨少也樂也言樂是言其理此是區語不是轉語下不過發明人衆之意耳

今王二節

夫言樂者豈必鐘鼓管籥不懸于庭車馬羽旄不馳乎却然後可乎上問其同民何如耳今王鼓樂于此王自鼓樂耳初與百姓無聞也乃百姓聞王車馬之聲管籥之音管籥音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樂誠樂矣夫何使我至此極而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抑何忍也不但鼓樂為然今王田獵于此王自田獵耳初與百姓無聞也乃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誠樂矣夫何使我至于此極而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抑何忍也夫民憂若此豈有他故蓋由平口徇一己之樂不能推為天下之共樂故民感王之樂而憂心生此則好之未甚者今王鼓樂于此其聞之見之猶故也然而百姓之聞其聲聽其音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幸哉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河其能鼓樂而使吾民得聞至治之聲也不但鼓樂為然今王田獵于此其聞之見之尤甚也然而百姓之聞其音見其美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幸哉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若其能田獵而使吾民得睹太平之象也夫民樂如此豈有他故蓋由平日不徒為一己之樂而能推為天下之公樂故民感王樂而喜心形此則好之甚者不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當下可徵何必以此為懈

下有其二之後也與蔡虛齋曰此因朱子發疑之詞之徒假文王事以傳謂古書輔慶源曰孟子所謂亦逢之故有此說言據古書有此說也然未必其然否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圍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燒蔡虛齋曰圍既與民共其利則圍之芻蕘也蕘薪也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宜乎猶以為小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阱反

禮入國而問禁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閑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蔡

齋曰夫愚民見麋鹿必逐而殺之而豈知其國之有禁且至如此之嚴乎是以圍為阱麋鹿為餌也以四十里之物養人之地而設險以供一人之逸樂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者之心寬洪惻怛寬洪仁者之量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此仁者係故小國雖或不恭慢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陳新安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

此而節是設甚不甚而情景如此非齊王是
事。此中間兩使字是不堪之詞。而庶幾字是使幸
之詞。疾首感頰。蓋飢者勿食。勞者勿息之情。狀對
欣。有喜色看。樂字可味。同樂一段。正與上即相
形。要見民統是民也。而哀告忽變為唯。唯見得
引君意。聞見一賦。聲音一樣。感頰喜色。一堪令人
泣。然源下。一堪令人鼓掌。大。為入君者。彼聞此
篇。而不動情。百姓非人情矣。一不與民同樂。便是
好樂未甚。民便疾首感頰。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
于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
雖好世俗樂。何妨于治。

則王矣節

試看疾首之民。喜色之民。何嘗問樂之。古不古。只問
樂之。同不同。則甚不同。則不甚。今王與百姓同樂
吾樂民。名樂君。方是。同方是好。樂甚則上下一體
太和。在宇宙間。即是先王之樂矣。所謂好樂甚。而庶
民皆如此。樂不必問古今也。
此節便是落勉齊王正。收好樂甚二句。則王矣便

是齊其庶幾同樂。不重推心以行政。源在樂上說。
宇宙間。只有一個樂。同則樂。不同則不樂。分不得。
人已。俛呼樂。樂。同君自樂。其樂。民。心。不得其樂。
便。不可言樂。則字有斷其致王之理。到則王。樂滿
得樂之分量。

文圖全自通章。只重與民同之上。在何也。截齊王
就制度上說。大小而異其民。孟子在民心上說。大
小。而異其君。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昔宣王修苑囿。以為樂。而民病其大。當時諛臣必有
援文圖以解之。故王問曰。吾聞文王蓄有鳥獸之囿。
方七十里。信有之。孟子曰。吾聞文王。但對之曰。囿之制于
古者。不可驟見。而書傳所載。或有之。王欲藉是以自
解。伴驕而問曰。文王之囿。若是其大乎。孟子曰。在王
以為。大當時之民。狃以七十里為小也。齊王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特半于文王耳。而民狃以為大。其故
何也。豈周民。順齊民。送乎。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方七
十里之廣。然文王不自私也。民之採芻蕘者。得以往

之。智者明義理。識時勢。蔡虛齋曰。知者順其勢之在
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人仁者忘其勢之在。已理與
勢。即天也。一順一忘。樂。故大國雖見侵陵。勢不敵。而
天畏天之分。正在此。朱子曰。智者不特是見
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得利害明道理自合。德
地小之事大。務之事。湯事見後篇。遺之牛羊。文王事
強。皆是道理合德地。詩綿八章曰。肆不殄。見詩大雅。
厥愠亦不殄厥問。大王事見後章。狄人
去之岐。所謂狄人。即德鬻也。狄人與昆。句踐。越王各
山之下。事見國語。史記。越伐吳。越敗。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身
請見得大事小。二事。大古之公。皆
有行之者。而今當法而行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

天者埋而已矣。大之事小。微。小之事大。欽承。皆理
之當然也。輔慶源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
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然合理。故曰樂天。
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事之之心。自不能
已。即是自然合理。不敢違理。故曰畏天。事之之禮。尤
不敢。包含備履。無不周備。即其事。保天下之氣象也。
違理。包含備履。無不周備。即其事。保一國之規
模也。規。模。愈。收。模。也。欽。愈。嚴。謹。
何京叔曰。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
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強。是。無。恥。
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蔡。虛。齋。曰。樂。天。者。無
所。為。而。然。畏。天。者。有。所。畏。而。然。樂。天。則。天。下。歸。心。畏
天。則。無。隙。可。乘。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收。效。真
實。能。如。此。但。論。道。理。却。帶。箇。後。效。以。歛。勸。昧。君。

民之博雅者得以往焉凡國中所有之利皆與
地至仁民物並育景象民日取之若固有之以一國
共此七十里之圃其以為小不允宜乎

大王之圃乃郊外之圃非靈圃之地因齊宣王問
文圃說個于傳有之切勿認真蓋將錯就錯不與
抵辨遂借來作話柄以開誘王引他到公利上去
按之王由方百里與豈有七十里之圃大抵周初
岐豐山林陵麓多于原野文王與民共之而以圃
名焉耳大指七十里說王伴驕曰若是其大乎寓
自解之意便有答民之意孟子說王勿咎民七十
里雖大入芻蕘是民之為樵者惟免是民之為獵
者皆得往取無禁真有邑人不誠的光景與民同
之分明天地氣象文王有此度量正是天地之至
仁則圃中所有草木欣欣然禽獸喁喁然他是一
團生意無限便是一國之人之圃了故民以為小
不是仇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并其
大忘之也又要知此詩光景原不作大小現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饒雙峯曰天理當然違之則
有禍此便是天威了○蔡虛
齋曰只申畏天若保其國若令人立言有此一
證無彼一證則此一證亦棄下駢驪之獎甚矣

王曰大哉言乎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蔡虛齋曰勇即小
好勇猶言不
能忍氣之意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音扶
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澗故謂之
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因王若是其大白遂生出民以為小來而解之如
此便見王民景象

臣始節

若王之圃則異是臣始至齊之境上不敢遂入也
必問國中禁然後敢入因問禁而聞郊關之內有
圃方四十里此必惠民田以為之得民工以築之者
設為防禁苟有移其圃中麋鹿者輒加以殺人之罪
雖民未必殺麋鹿但王設禁之念便是方四十里之
齊圃非文圃也乃以麋鹿為餌以圃為阱于園中也
以一園之中而有四十里之阱民以此圃為大不允
宜乎則非民有大小見也公者小之而私者大之干
民何與
此節始至一段冷言諷刺多少机鋒入國問禁
自是常法國之大禁不止于圃之禁民不止于
麋鹿此以一物見其餘也為阱于園中最重正與
與民同之句對看該阱者未必獸之入該禁者未
必民之犯為之心則同也即此已得罪于民了
四十里之圃本不為大以四十里為阱且當園中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趙氏惠
讀作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客人
密須民也侵阮各徂共之地名之眾也來即篤厚
姑姓之國

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蔡虛齋曰
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
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之大勇也陳新安曰
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
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

人罹其罪便怨其大耳都就民情上論道理
 ○交隣全旨通章交隣與除暴是兩截事然安民之
 心則一也故勇正以善成其仁智尚仁專恤小而不
 顧養之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則仁必貽害于
 人智必受辱于己反為不仁不智了此自是寔理
 非止因齊王之好勇而引之舉文武二事証之可
 見古人處大小之間不必諱勇但要進計安天下
 而發耳

齊宣王問曰交隣講好名有道乎孟子對曰有國之
 隣于我者有大小而施于我者有順逆彼以逆施我
 以逆報此和好所以難成也惟仁者之君心無畛域
 計較不形為能以已大國事鄰之小國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現其祭祀是供我疾不珍是已惟智者
 之君識達机宜而忿怒不生為能以已小國事隣之
 大國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現其土地之棄臣妾
 之請是已今王之隣國有為大者乎小者乎則有仁
 者之道在
 現後好勇便知問交隣不為和睦還是折伏等意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橫詞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
 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蔡虛齋曰使之
高位于九重之
 上統有乎萬方之衆而富莫有罪者我得而誅之雖
與敵貴莫與並便是寵異處
 指紂不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指我既在此此武王以
天下之重
 自則天下何敢有違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輔慶源
曰心志
 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衡行謂作亂也一人衡行
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也
 人作亂而暴民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
似不必指紂
 也蔡虛齋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只從上文看出不須說出來

孟子對之曰有便見天下有大道理大局量在道
 不外于智仁勇交隣必三者完備仁者智者不是
 兩樣人只是所處之隣不同而所交之道各異事
 大以心言事小以禮言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
 不恭攬他不動性於感而化之同歸于仁智者事
 大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究竟事
 小章大俱是為民湯與文王太王句踐是事小事
 大的榜樣然事大未必自強于政治期于有以自
 立如德幣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內文明外柔順
 然有妙用存

樂天二節
 仁智之道天道也以大事小者與天合德而推心置
 腹絕無驅迫者非樂天而何以小事大者聽天而命
 而循理遵勢無敢喻越者非畏天而何樂天者非但
 無我強境已也彼其心惟恐遺一物于度外遂無物
 不入其度內何者不庇于天之福也即天不可容
 保矣畏天者非但容我強境已也彼其心惟恐變生
 于後而尤恐變不測之事前何者不是同本如面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承上文文武王之一
怒安天下而云也則天下之
 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此舉為
天下怨
 非一已惟恐王之不好勇耳玩惟恐二字言民要他
如此圈外總說此章言
 人若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
 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陳新安曰章旨能懲小
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
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仁智之勇大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

雪宮輔慶源曰離宮名
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言人君能與
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人字兼賢
者與民說不然則下之不

也。即一國可保全矣。周頌我將之詩云。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天威也。人能敬畏天之明威。不敢違悖。當然之天理。于是可保天所以降衷之意。而不失此。可為一証矣。有國者得是說。而存之。即天下可寧無事。何論交隣哉。

無所勉強之謂樂。有所戒懼之謂畏。樂畏二字。已在二文為能二字內了。此處只點出天字。以影仁智之妙耳。以重二字。言這等合容是樂。甚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即上天之天。但究其主宰。則理而已矣。我為大理。合當包含我為小理。合當敬謹。引詩單言畏極妙。要知樂天裡面也。全是一副戰兢。惕厲心。勝自其地。然與物無競。則曰樂。自其惺然無敢戲豫。仍是畏若未能畏天。何以能樂天。此意當知于時。字。當看眼。出王游衍。無往非天威之降。蓋保天下。乃容保之保。有休養生息。咸被天下。以福意。保其國。是說。自治直無可乘之際。能保守意。俱是實事。不止氣象規模。

得此樂者。下字單。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一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此是引同樂。非但當與賢者。此賢者典沼上章賢者不同。共上說。非皆當與人共有此樂。不之而已也。言皆當與人共有此樂。不可使人不得而非其上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茶虛齋曰。得安其居者。民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哉二節

大哉是贊天之神。言字指仁知交隣說。氣盾之偏為疾。其疾在好勇。而不能忍氣。故不能事大而恤小耳。小勇是血氣之私。撫劍疾視。是勇的形狀。彼誰敢當我。是勇的言詞。此特血氣小勇。僅一人。一教耳。請大之。是恢其度量。以銷其雄心。悍氣可也。此段輕叙。過這一句。起下三節。意非是大勇去安天下。乃即安天下。上以見勇之大也。看一請字。

之樂也。推已及民。使民必得。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安居者。君之樂民之樂也。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蔡虛齋曰。不得安居者。民之憂也。惟者。憂民之憂也。○張南軒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巡。行。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旁西北近齊國。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海皆在東。觀。游也。蔡虛齋曰。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

皆加一此字氣脈頓落遂寡人好勇未敢為下文
今王一怒張本

今王節

今天下之為暴者多矣王不效文武之勇一怒而吊
伐以安天下之民則民皆望王除暴亂而極已于水
火中則今之文武也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又何必
以好勇為疾哉

今王不無承文武所謂王請大之皆以此一怒
安民非并鄰國而有之或隣人悔禍嘉與更新我
不矜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圍便是智小大
咸得其便便是天下之民樂安故一怒之勇如是
交隣之道齊大國也可以使保天下故直以安天
下說照應前交隣處是大關鍵

○雪宮全直大意主于不自樂而與民同樂上樂以
天下句一篇要領前一截已足後不過却一段故
寔以為法戒耳其間係寔事在補助其行動齊王
處在君臣相悅四字

雪宮三節

勞情之不方逆也命王命也昔經方命圮族傳曰方
命者逆命而不行也

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此乃如水之流不
可阻逆故無窮極流連荒

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慶源曰
晏子主言

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饒雙峯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

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
子之命必是教他無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
命了又曰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正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
自釋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

順水而下故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流上蓋從
謂之從流不訓順乃訓

齊宣以雪宮館孟子而說見之乃誇禮過之隆曰雪

宮寡人之樂今以慶天子則賢者居天下廣居而忘

天下之勢者必有之以為樂乎孟子對曰王以呼待

賢者若享之不為適則宜有之以為樂也然豈獨臣

宜有蓋室家安居之樂人無不欲得者有不時則

非議其上矣夫不謂而非議其君上者民之非也為

民上而不與同樂者君之非也然則君可使有非

上之民而無恤民之心哉也此一休之情恤之耳誠

樂民之樂而所欲與聚民久樂其樂故君之享其樂

也憂民之憂而所惡勿施民久憂其憂故君之去其

憂也如此乎悲愉共念君民同體是憂樂不以己不

以民而直以天下也即此一念有中有一家萬物一

休之規模天下所以益然注于王心也然而不王者
未有此也雪宮之樂焉可不與民同之哉

雪宮名王所居見孟子於雪宮謂在雪宮接見孟

子是倒裝句法賢者主賢士說有字雖輕帶然將

人不得接有字去見賢者何嘗無此樂但有則使
要公之于人此二句已引向與民同樂上去二非

逐也謂逐從獸從獸之從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

流而上也從獸亦是逐也

酒為樂也惟以飲酒為
樂所以無厭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
峯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蔡虛齋
曰元語

氣是直欲景公行先王不兼今時之弊說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
招與韶同畜教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

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宮商角
徵羽三日角

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之非。也。之非。是非。非。不得而非。其上。邊。輕。全。側。重。之。非。也。邊。在。為。民。上。三。字。看。神。合。兩。非。字。看。便。見。君。民。一。體。樂。民。之。樂。四。句。論。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統。為。上。的。身。上。說。以。字。着。大。天。下。正。典。已。對。說。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此。正。是。樂。民。樂。憂。民。憂。的。新。案。然。而。不。王。二。句。方。是。民。之。樂。其。樂。憂。其。憂。處。昔。者。二。節。

請以先齊故事為君陳之昔齊景公曰吾欲遍歷國都西現于轉附朝儻登二名山之巔因遵東海而南漲大川之流放而至卿和之邑以乘其風吾將何所脩為可比迹先王之遊現也此便有不乏今時意故晏子善其問善其有志慕古且可庶民福國也蓋先王之觀德是為民如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巡狩何為之以巡國治民之政諸侯六年一述戒述戒何為之以述其所為治民之戒巡狩述戒無非對酌變通以永造福于民之事者且春時省耕為舊穀既熟食有不足便不能盡力于耕祭倉廩以補之秋時省

然計民所獲不足以給一家一歲之用發倉廩以周助之即寬租也助也故夏時俗諺曰吾王不遊則補助不行吾何以養休美之德吾王不豫則不足不給無由知吾何以獲補助之惠是王之遊豫皆有意慮及民而為諸侯所配法為安有人不為已非其上者景公晏子伯習本不足道而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引他法古非止法景公吾欲觀字直管至此于先王三句以海為主轉附卿和是起止處先王乃三代之聖王非齊之先王也修字正典後惟君所行字相照可以此字有進步意焉子善其問是表其善何脩之言先王之觀德是為民語故統言之所守所戒皆侯國治民之事故曰無非也者此句承上起下意重下段春省秋省以天子為主諸侯之遵王制省侯向省就王侯心裡說少得處巡行只巡行阡陌觸目痛心惕然深省一省百省自有均平普遍之規非真以巡遊看為令甲也言巡遊之外有此耳引夏諺正典非其上

孟子卷一
為民樂記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絃用六十也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下民之象也四曰徵為事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休事亦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蔡虛齋曰五聲獨舉角徵為民為事取其切也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蔡虛齋曰當時部在齊齊景公蓋用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何尤在畜止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陳新安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蔡虛齋曰景公悅晏子又當何如耶故曰相悅樂取招之各欲繼美都俞之意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天何尤哉孟子此解以明已之說為好君欲至之悅之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以其在齊境內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所謂歲二月東巡狩至於漢時遺址尚在輔慶源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人欲毀之者益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以其故欲去土問當毀之乎且止乎王以為非一統之王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蔡虛齋曰明堂者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朝諸侯王只自勵以行王政何必毀明堂何必毀哉

相與遊豫不分遊則必豫也民休由于上助休豫是民樂光景雖一遊豫問之使諸侯見一人之德意而致承之耳故曰夢

今也三節

若今也諸侯之遊視則與先王異矣既無述或巡狩之事又不為省耕省斂之舉君行則師從師從則糧食使民病于供億之資至飢者弗得食擾于夫征而勞者弗得息于是暗側目其容微于色聚為諛諂其言榮于聲即此是民深懷怨惡之心以怨其上矣視先王之世歛休助者何如也夫天子建國親戚以撫循此民今乃上逆天子安民之命而下虐國家無辜之民生其飲食侈靡若水之流無窮極或流或連或荒或亡將為所屬之諸侯之憂患焉視先王之世為諸侯度者何如也且流連荒亡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如流流下縱情所如而不知反則謂之流流上恣意所適而不知反則謂之連流歎無厭不能惜時必三廢時故謂之荒與酒無厭不勤事必至失事故謂之亡此皆遊觀而不恤其民者安得不為諸侯

助而已斷無有流連之樂與荒亡之行惟在君決意法先王而行之不隨俗尚也

今也向指當時遊觀說向以先王相反不然不為巡遊耕斂也若出行必有師軍擁護師從必携糧而食飢弗向頂糧食來勞弗向頂師行來暗形于色胥諛無不形于言也即其有諛言處而見其有怨心也故曰乃作愿玩乃字是即外以見向意此正是非其上處是民憂光景方命二句只是上文意方命執言廢格詔令而飲食若流又就糧食不費之奢說之只是虐民裡事甚至有流連荒亡之弊遊行不從餽餉之不從所屬國不勝勞費而為諸侯憂矣諸侯謂當時所經歷附庸之小國遊流云云正指遊觀定事不但釋義是深洞遊觀之不善處而忘反而無厭最重即上流連等義推之見先王無此荒淫惟君所行三字正是抵換個修字緊承先王無三字來不是聽他自擇直教他寔落致行決意法先王非界在兩可說話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岐周之舊國也許東陽曰文王未嘗稱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蔡虛齋曰殷人七十而助文王治岐之職尚遵周制故耕者九一但受國之數比殷

多三 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使在位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亦如先世之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崇德報功及於其後可見忠厚之至也至世祿不世官用人必以才關謂道路之關行旅所往來謂都邑之市商賈所居譏察也征稅也關

而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奸偽而不征商賈之稅也仁政及于商賈遠方之澤謂澗水梁謂魚梁饒雙峯人皆沐仁政之澤矣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故以為魚梁也與民同利不設禁也陳潛室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孥妻子也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陳新安曰世祿善善先王長也不孥惡惡短也先王

大戒節

天晏子之進言若此。能必景公之聽乎。乃景公聞言而悅。遂大戒于國。布典利除害之令。因出舍于郊外。示以自貶自責。且便于省民也。于是始與齊倉廩以補不足。而為民為事之政。果見諸施行矣。君悅臣如。此則臣悅。君可知。君臣相悅。不可無樂。以紀之也。君樂官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寫我一時共事之情焉。今攷其樂。即今所傳之徵。拾以鳴其為民之意。而怡以鳴其為事之意也。其詩之被于樂者。言是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其心則何過哉。大臣能畜君之欲。是真有一念懷惻愛君之心。以感格人主。即人主不知此之為可尤也。此皆先齊盛事。因臣言以為民。今王公宜聞臣言。而與民同樂矣。

悅字最重。通節皆從悅中來。下相悅。公重君。邊言臣悅君。正欲使君悅臣也。大戒示與民更始意。出舍不敢宰居。發補是寔行。先王省耕。飲之事。於是始三字可玩。正反合也。不然之弊。召太師作樂一。既。是象宜為事。為民之意。而君臣相悅。自當其中。

三十八

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兼備不

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出於不幸。故宜憐恤。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蔡虛齋曰。王者於此數耳。故曰尤宜憐恤。必以種窮民尤所在宜留意為先也。先者重之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苟可也。貧困粹貌。陳新安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託。

忠臣愛君。何特不悅。獨難于相悅。行其言。便是相悅。高君何尤。乃所作樂詩中語。原非和詩。蓋以新詩而披之。舊樂也。何尤。是君悅臣。孟子補出好君之意。是臣悅君。孟子借晏子來表己愛君之誠。正感動王心。處雪官自娛。何知樂民。樂特引出舍來打動他。

明堂全旨通章見王政。當行始終以周家事說。見王業所由興。是誘進之詞。首二節。因王欲廢明堂。而啓以王政當行。治岐一節。是正說公劉二節。因語不能行而誘之。是權說。要他行。王政意。

人皆二節

自姬轍既東。巡狩不舉。而明堂為墟矣。齊宣素懷大欲。乃述而問曰。人皆謂我毀封內之明堂。不知當從人言毀之乎。抑已而勿毀乎。孟子微會其意。對曰。夫明堂豈徒設。乃王者固心。以始治之堂。不毀。諸侯能行。此豈吾耳。王欲行王政乎。則視明堂為王。民待澤之區。玉恩禎布之地。不可毀也。何必計明堂之朝不朝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此以好貨

自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周道之興。實自公劉始。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積穀堆也。積無屋而露。餼乾糧也。以資無底曰囊。兩頭可入穀。乃並束。有底曰囊。一頭可入。結而載之背者也。皆所以盛餼糧也。盛載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也。人以光大其國家也。人民安集。國家便光。大也。故中着一以字。鉞也。鉞大。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商也。公劉遷於。通於西戎故也。何有言不難也。與民同則。致王不難。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在積倉。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非不足。以見得。今王好貨。亦能如此。與民同之。則其於王天

按明堂之制久矣。宣王豈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
處。但味已乎口氣未。必無慕之意。故孟子便以
立明堂之意告他。從他欲慕處引他行。王政上
王政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時朝諸侯時事。

治岐節

三聞勿疑之言。而自動于中。乃曰所謂王政者。可得
聞乎。孟子對曰。行王道而王者。文王也。昔者文王。久
是由諸侯而為政于天下者。其治岐也。政行于耕。即
國課。雖以爪。而制無踰于九一。政行于仕。即建官
必。須。擇。人。而。祿。可。錫。于。奕。世。閭。市。之。設。以。訊。察。非。常
而。皆。則。不。征。焉。澤。梁。之。利。悉。推。以。予。民。之。取。之。無。禁
焉。至。罪。人。則。正。其。刑。而。不。及。妻。子。焉。此。其。大。綱。也。其
至。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老。而。無。子。之。獨。幼
而。無。父。之。孤。此。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父。母。妻。子
可。控。訴。者。遂。以。心。告。于。一。體。之。仁。君。耳。之。王。發。政
施。仁。必。于。衆。民。中。倍。加。意。于。此。四。者。雅。詩。云。衰。亂。之
世。官。人。之。優。財。裕。稅。之。可。惟。貧。獨。之。人。力。疲。財。竭。甚
可。哀。也。惟。其。獨。之。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

此節引文王來政是以諸侯行王政的。周家世業
皆本治岐。故治岐之政。皆具仁。天下者也。治岐二
字。是冒頭。作文必須總挈。我句。耕者五件。是惠平
民。無妻至貧。獨。是恤。窮。民。是治岐之。王政。真是
老。安。少。懷。天。地。父。母。之。念。必。不。欲。元。氣。一。處。不。流
周。上。密。無。物。不。行。了。此。等。政。天。下。必。無。窮。民
但。聖。心。惟。恐。無。告。耳。老。而。無。妻。六。句。只。叙。他。可。哀
情。狀。見。當。加。厚。宜。輕。過。而。歸。重。必。先。句。必。先。是。于
衆。民。之。中。倍。加。憐。恤。非。先。此。後。彼。也。引。詩。重。末。句
見。文。王。所。必。先。以。其。可。哀。也。澤。水。所。儲。梁。水。所。通
是。二。項。皆。與。之。所。生。處。不。可。認。為。澤。之。樂。

善哉二節

王不忍一牛。原有惻隱之心。見說到鰥寡孤獨。可
傷。處。不。覺。情。動。故。曰。善。哉。王。政。之。言。乎。孟。子。曰。王。不
知其善則已。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設誠致行乎。非詰
之。正。是。迎。而。動。之。使。行。耳。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好。貨。必。多。凡。乎。民。恐。不。能。行。此。王。政。耳。對。曰。好。貨
非。疾。也。皆。皆。文。王。之。祖。曰。公。劉。者。在。堂。好。貨。矣。雅。詩

下也何難之有。言好貨何妨于王政。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蔽惑奢

侈開奢而而不能行王政也此又以好大王公劉九

世孫季歷之災詩大雅豚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

後乃追尊為大王也武王有天下追尊大王王號

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陳新安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奔走狄人之難而來急

也樂循也詩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

妃也胥相也宇居也謂來相其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蔡虛

無怨曠亦無事實據證然以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

大王之德必能如此無疑也蔡虛齋曰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

之心以及民也首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貨好色與民同皆然

蔡虛齋曰自王網解紕生民塗炭有一人焉從中起而收拾保護之使民生有主則帝王相傳之治統膺不至胥而為夷禱而為伯堯舜湯武之脈所以不絕如綫耳此章教他師文王而外公劉大王為言要他積功累仁以培王業基本此是真正治法心法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蔡虛齋曰非反之日彼乃凍餒其妻子是反之日乃知彼

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蔡虛齋曰非反之日彼乃凍餒其妻子是反之日乃知彼

云自而或侵擾民不安堵公劉欲遷都必先之民使
 或露而積之或倉而貯之乃累餼糧于橐索之中既
 有行糧之具于是思安輯其民人以其大其國家遂
 張其弓矢與夫于戈威揚之備以防道路之外患
 始於行而遷于勿焉即詩觀之公劉好貨又能推好
 貨之心以同下民使居者有積倉之富行者有裹糧
 之資然後可以爰方修行而無復開闢之苦也王誠
 好貨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不以祭歲為富而以開闢
 之家給人以富則此心即是王政于行王政何難
 之有是好貨果無負于民也王又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色好色必極欲于民怨又不能行此王政耳對曰
 好色非疾也昔者文王之祖曰太王者嘗好色而愛
 厥妃矣詩云古公亶父避狄人之難不倉皇也一朝
 之間逆容策馬而行循而水之涯而至于岐下當開
 闢險阻猶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而作邑以居焉
 即詩言觀之可見太王好色又能推好色之心以及
 于人故當是時內則無怨女外則無曠夫而不開有
 德期之憾也王誠好色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不以寡

之凍餒其妻子也絕是絕交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屬謂其所屬攝者有鄉士掌六卿遂士掌

遂之官官字廣兼有士師皆當治之官司寇刑官

也治其已罷去也廢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此字說在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使王

而諉及此而王不能答也輔慶源曰顧左右以釋其

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饒雙峯曰自為他開兩條

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

人之美秘人之子使民能有室家則此心無愧于王

政子行王政何難之有是好色果無負于民也法成

周已試之規而擴齊國庶幾之治明堂之殿不毀可

不必問矣

何為不行不是怪嘆是引誘急行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本無寔事只以詩中乃積乃倉爰及姜女

二句借來以引齊王耳重與民同之上同名只是

推心及人意正是好之分量是公劉太王基王業

肇王迹後先一脉無非同民以出治王法三后可

也上節看兩個有字是其平時不使民貧也下節

看兩個無字是其平時不使民無室家也啓行曠

天下補與工業意方字於王何有相應揚復所曰

貨色兩件齊王說來都是病孟子說來都是德絕

妙引誘李卓吾曰孟子只為仁民之心急了隨他

如何解開都要引他仁民路上

三之全自通章由友誼及官職由官職及君道一

步逼將去絕好規箴

孟子欲箴齊宣王不能治其國故設難認之曰設若

於下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如此則孟子亦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自其先世有大勳伐於國家與

國同休戚者也穆公虎為康公奭之十六世孫也親

臣君所親信之臣如堯舜之於禹皋臯君臣日相都

是親臣不是逢與君同休戚者也君存與存此言喬

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蔡虛齋曰古人立國凡廟朝

植之名木歲數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

既久則成喬木

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

既久則成喬木

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往楚國遊者蓋以衣
 食託之也。比其自楚歸也乃知此友負其託而凍餒
 其妻子為之友者將何如以處之。王曰受託不效友
 誼謂何。棄之而勿友焉。又曰設若士師不能治其士
 賊而刑罰失中為之君者將何如以處之。王曰受
 不稱官箴謂何。已之而勿任焉。孟子得其所以處友
 與士師者遂隱諷之曰以友方官既知不能治士之
 矣設若君有一國而四境之內人民困苦教化陵
 夷則將如何處之也。齊王乃頌左右而言他事。非
 若論友論上之明而後處已之闇也。蓋難為言耳。
 首即原情次即議法。設此二段即是四境不治的
 斷。秦全要舉他有心之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託
 只是託他照顧衣食凍餒即暗指稅餉困民士師
 不治是不治其所屬之士一聽其刑罰不中即暗
 指刑罰峻罰未節是孟子立言本意四境句只冷
 冷諷他着齊王便無味願左右不言他總是無辭
 以對意寔是不悔不漸而多他之矣。此處見其
 不能虛心請教處。

也。此謂世臣。對下文所進用之人。蔡虛齋曰此
 彼謂喬木。昨日今日言。進字不是泛
 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相
 而將倚以為腹心者。今日親臣後日世臣無親臣
 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又何有世臣。又安知為故國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不足
 誤用之。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不介。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不輕用之。蔡虛齋曰實欲得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如今人言。言謹之至也。恐誤用了而致有
 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禮之常也。尊卑
 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有定。然或尊者

國全自獨出為民父母作主一慎字正為民父
 母真血脉國其堂構也。民其子也。進賢以為民正
 休父母之輝師保以羽翼其子也。必慎于進賢而
 後親臣正以親民故用舍皆當而刑殺不輕如此
 則國始相維而成故。
 孟子固宣王不能用賢見而諷之曰喬木世臣皆故
 國臣宜有然國所以故而所倚重者非謂其有
 喬木足以壯一國偉觀之謂也。以其有累世勲業之
 臣以勳承勳自足維國脈于不朽。然世臣之始為親
 臣今日托之為腹心異日即可以之為柱石。今王先
 無親信之臣矣。昔者方進用之人將倚為心腹者今
 日有亡去而不知也。親臣尚無况世臣乎。則安在其
 為故國也。
 喬木引起之語不重世臣非世官乃賢臣而任之
 父者有字宜春力此等臣全在君心上培養得來
 親臣是布腹心而與聞密議者他日為世臣即是
 此人。今昔二字插寫之詞要活看不知其亡指宣
 王輕棄大臣言正在不知其亡上見無親臣非定

位親者任未必賢。不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後
 尊卑。故不可不謹也。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愈
 易也。故不可不謹也。見其當謹而不得已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
 左右近臣。御僕。其言固未可見。無確
 計。宜可信。聽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未必出於薦賢
 至於國人則其論公。賢否。矣。然猶必察之者。曰所謂

以亡者為親臣也。說王無親臣。世臣更不消說了。

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也。既誤用之于始，不得聽其去，于終，今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則所用者皆其才，將來可用為親臣。即世臣之類。孟子曰：王欲識其不才而舍之，何如識其賢而進之？國君者，即所謂致國之君也。進賢雖非不得已事，乃其反覆踴躍，恰如欲已而不可得者。然吾想其心，蓋慮及今日所用之臣，或未必賢，後來必更進卑疏之賤，一旦待以不次之位，將使卑賤尊，寄以心腹之託，將使疎瑜戚，有傷國家體統，何可不慎？所以進之如不得已，玩宣王何以識三字，便見他平日輕于始進，而不能真知信任，祇為舍去，而若不相問也。進賢如不得已，要須一如字，出進賢之時，心上遲疑，反覆慎之又慎，像似要已，不得一般。此旁人視之如此，玩將字正在欲進未進之際，將使三句，正描寫他如不得已的心事，不作推原說，直到如此然後，句方透出不不得已之故，蓋進賢原以為民也。說

察之則必因言以察，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其心考迹以察其用，亦有一都皆稱原人是也。安曰：若孟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賢不賢各得其實，然後從而用舍之。不賢者固去之勿，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親信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後日無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齊曰：不進即是退矣。故以不可者與之，平衡而皆歸於進賢，非是退在位者故註，總以進賢不得已結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陳新

到論專瑜戚上見親臣世臣關係之始，何可不慎。能慎則自知矣。

慎之何如？凡進賢時必許多議論，左右皆曰賢，慎其有賄賂之行，未可憑也。諸大夫皆曰賢，慎其有朋黨之私，未可憑也。惟國人皆曰賢，與望共屬，然後就其行誼而察其心，以究其底蘊，真見賢焉，若為國人所進，不得已用而專之，戚之左右皆曰不可，慎其巧于排擠也。勿遽聽諸大夫皆曰不可，慎其出于私毀也。勿遽聽，惟國人皆曰不可，厚情共薄，然後進行誼以察其心，以詳虛實，真見不可為，若為國人所迫，然後去之，是何如謹慎耶？此節見賢見不可與下見可殺三見字，正對何以識一字於華三然後字，正不得已處。進賢本是一邊，必慎退方完得，個慎進故并去不可言之。左右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此正是波公議處。察正要察他所以好惡之意，此正是父母誠求之心，又須見是採聽在人而真識還在我也。鄒浩曰：

如用舍而及刑殺亦是。蓋所謂天命，結上文。孟子數演以明其意。進人才。天討此。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張南軒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陳新安曰：總結上文用之。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放禁錮之使不得遠去。日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說得天子諸侯四字名分，肅然方得可乎二字之意。

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曰未可是也。公議曰然後又是謹。獨斷處。

勿聽二節

是心也。即慎于用刑之心也。如將殺一人。左右皆曰罪可殺。恐其私惡也。不敢聽。諸大夫皆曰罪可殺。恐其私忿也。不敢聽。即國人皆曰罪可殺。其論公矣。若必察其果當公論與否。真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若迫于公論。而與衆棄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故人君必如此用人。如用刑之慎。然後是休恤百姓。可以為民父母。王能與民一體。則必有與國同休者。尊威。盈廷。稱萬世而國祚故矣。

此論進賢。何以說到殺之。蓋舜誅四凶。孔誅少正。傳謂仁人放流。誅逐之典。是用舍之所不廢也。勿分作一事。不可與勿聽有別。未可。猶待審處。勿聽則一毫猶豫不得。正是父母好生惡殺的念頭。如此承上進賢說。未此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見得必親。業。體恤百姓。如此。與慎字相關。然後二字極重。見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難之也。非。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

無愛心而殘忍之謂。

凶暴淫虐。滅絕天

理。賊仁者其心忍。故曰凶暴云云。言其心已死。無一念仁。凡大倫大節皆敗了。

故謂之賊。

賊者害人之名。因其大本虧。

害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

顛倒

減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

言事不循理。則於變倫有虧。故謂

錯亂。傷敗彝倫。

之殘。殘破也是傷賊賊。

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蔡虛齋曰。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為能為天下定此箇仁義也。今也仁義乃自彼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為君。書曰。獨夫紂。陳新安曰。紂罪浮者矣。不為獨夫而何。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四海尊之。為君。以玉張紂。此綱常。亦謂皇極于也。天

下叛之則為獨夫。以其傷殘仁義。失其所以聯屬天下之本。所以深警齊王。意垂戒後世也。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朱子曰。周書。魯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仁。即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

許之也。然後可以四字。正孟子切緊規。諷齊王處。惟以父母之心用賢。則尊必當尊。威必當威。今日有親臣。而他日不患無世臣。故國之足重者以此。

○湯放桀。齊宣借湯武發問。便有無君之心。孟子以誅字易弑字。大有扶綱常意在。孟子許齊坐明堂。而王却不許他放伐。是行仁政為重。

要見君必桀紂。方是獨夫。臣必如湯武。方可誅獨夫。齊宣王有欲併東周。而王之意。故問曰。吾聞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于牧野。果有此事否。孟子對曰。汝于湯誓。武成。誠有之也。王曰。桀紂雖無道。君也。湯武以臣弑君。于理果無妨。于分果無犯。而可乎。孟子敬之曰。臣何敢弑君。但能盡仁義之道。方是君。若暴虐而賊仁者。其心滅絕乎。天理之本根。則謂之賊。悖亂而賊義者。將事物之宜。顛倒錯亂。無復秩序。則謂之殘。賊之人。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謂之一夫。而已。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君而可弑。綱常安在。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仁而王欲小之也。功利。○工師比賢者。大木。以比

齊宣此問也。就事論事耳。然突問及此。或未免有藉口。湯武度而湯武之心。豈不白。君臣之義。我不明矣。看他可乎。一問。直有視為常事者。不知君臣紂。臣湯武。則可謂弑。紂紂于湯武。非君臣也。賊仁者把大倫消滅殆盡。便謂之賊。義者一事一節。都不合宜。便謂之殘。賊之人與天下無相。屬。故曰一夫聞誅云。奈何輕言弑君。說到誅一夫不由不執者。不寒心。

○巨室全自通章二節。相承看。任賢不如任木。是愛國不如愛玉也。言不愛國。正惕其任賢。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惕之。而必使字。德珍重。而姑舍。我何等。輕忽。提醒精神。都在則何如何。以異二向上。孟子諷齊宣王任賢。曰。國資賢。猶室資木。王欲為巨室。以供壯麗之觀。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以充梁棟之選。工師求而得乎大木。則王喜。以為是木能勝巨室之任也。若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是木不能勝巨室之任也。是用木欲其大。王之為巨室計者。得矣。夫賢人生平定志之始。而學者即是培養此孩赤之

賢人所學之夫勝任謂大木不謂工師勝任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

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

玉之價。直萬。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教

人雕。愛之甚也。重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舍學

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鍾離峯曰。兩箇譬喻。是兩意。

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然不任賢。即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

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意自相呼應。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稱齊人見齊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何氏

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良及壯而強任之時。即欲行其所學。以不負世。并不負心。豈肯自小。狗人者。王乃曰。姑舍女之所學。而洪我之所好。則何任賢。反不如用木耶。要之。不任賢。定不愛國矣。今有玉在石中。木瑀琢者于此。雖所值不遇。萬鎰之價。視國何如。然王必使玉人瑀琢之。其愛玉甚矣。至于治國家。則不付之能者。而曰。姑舍女所學。而洪我之所好。則何故。乃異于命玉人瑀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也。王能反愛玉者。以愛國。則不容不任木者。任賢矣。

首着為巨室二字。便影出為國家。意勝任重。看喻

乃孟子自寓意。曰。姑舍是。明知所學之大。却要他

喜怒字。不同。以勝任不勝任為喜怒。則公。以洪

我。不洪我為喜怒。則私。下節琢玉之喻。是喻王任

賢不棄。即就上姑舍女所學句。更端辨。駭耳。玉雖

曰至重。其價不過萬鎰耳。視之國何如。愛玉必付

之玉人。愛國不用賢者。真令人不解。玩上文。則何

如與此未句則何以然法本是一事意美作上下

○伐燕全旨宣王意在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
孟子意在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宣王托
之天意出而難知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據文武
二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末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燕會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人乘亂而伐之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是齊之勝燕乃燕
民之自亂而非天與也宣王有利燕之心乃問曰今
者破燕之後進言者或謂寡人勿取以召公之後不
可斬也或謂寡人取之以會之元惡不可繼也然寡
人竊自思之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均力
敵似難遽勝今乃五旬之近舉全軍而覆之呼吸間
人力豈至此乎意者天厭燕德而以燕賜齊未可知
也天與不取是謂逆天逆天者必降之殃今欲順天
意取之以為何如恐不得取也
而或謂皆假托之詞取不取側重在取遠人力句
後天以神其事殊不知齊是乘亂倖勝且不可謂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三分有
猶有未歸心者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是
故可取不取
心歸周武王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
輔慶源曰間不
不得取
明義精德至聖人若能處之而
無愧哉纔存一毫即心則失之矣
絕則是君臣
意妄取
當日命絕則為獨夫
必要如獨
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
觀民心之悅不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輔慶源曰
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
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
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之人况曰天乎取之何如內含不保不取意不是
兩可之語

取之節

孟子對曰天意不可知也卜之民心而已王順豫先
量度取燕而燕民悅是民悅齊即天與齊也則順
民心以取之古之人有行取之策者武王伐商是
也使豫先量度取燕而燕民不悅是天不與齊也則
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勿取之策者文王事殷
是也任天下之戴商而堅那事之節是微已足燕之
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而足矣
此節言文武側重勿取正要齊王自揣語意極員
慎不悅是預先度定的非既取而觀民也先是論
理非實事文王未嘗取商有民不悅之事說文王
不取處全要依他心事光明

萬乘節

且王不知燕民之心所以望齊乎夫以齊萬乘之國
伐燕萬乘之國宜其與王敵也而乃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豈有他意哉避燕水火之虐而望救于齊耳假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單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
史字有甚
為恭虛
不行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焉能得其心哉
仁政
深二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圈外總註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極
得一章大旨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陳新安曰七十里為政十里畏
人立兩句為極下文分兩節應
之○恭虛齋曰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如齊更為暴虐如以水濟水而益深如以火濟火而益熱燕民之將轉望救于他人雖欲取之其將能乎然則今日當行仁政以觀民心不得妄托天意而必于取也

此條分明說齊未嘗得民之說意萬乘二句辨可與齊抗而民不與之抗此是民在水火中望救于齊也筆食四句不第談民情直破五旬二語豈有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只是為避水火也水火兩語全要見得民情迫甚二如字是比喻此時尚未有殺父兄繁子弟之事而孟子已窺見燕民之不免故云云運而已云運者避水火之民心先在未定一天而已矣三字言民情劣于此只將轉望于

齊人不用孟子順民心之言遂伐燕而取其國列國諸侯懷不平之心將合謀伐齊以救燕宣王懼而問

○救燕全旨此章見伐國當以仁何以待之齊王是問應救之策中三節孟子詳言召兵之故末節正教以止教之道

曰吾不忍燕之亂故問罪燕却奈諸侯不相諒多謀伐寡人不知何策以待之止其未發之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小國能混一區宇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

取之字指上池人將者謀已定兵尚未興也救燕只是欲復燕國上多謀言謀救燕者不何字問其策待之有應教意能為政使為人畏畏人便不能為政未聞以千里句德然令朝德獻

書曰節

湯河以七十里而為政于天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其志在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皆皆曰湯何不先來征我之國也即書言現之可見湯師未至之國民望之切莫其來而人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望雲霓其雨而不雨也及湯師既至也師行不擾其民晏然安之商安于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于野而耕者不變由是誅其無道之君而吊其久困之民王澤一敷若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據註此條通是書文個書與今書文亦小異畧不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無利天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民急欲湯師電虹也詩孔氏出色鮮盛者為雉曰雲合則雨雲陽物也陰陽虹暗者為雌曰霓雲合則雨和則雲合而雨虹見則止雲散見則雨止○蔡虛齋曰望看是雲是霓蓋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也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

我君而待其來來征已國使已得蘇息也所以望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天下也何嘗畏人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以上俱不行仁政之實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只正其罪則燕人悅之悅其救民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可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遷毀則無以

時雨降下大旱之後而民皆大悅湯之仁矣故書又曰侯我后來其蘇則所謂民悅者不益信哉夫其望其悅以湯果慰民極已之望也此所以七十里而為政于天下也

望其悅以上湯師亦至而望之切以下是湯師既至而慰之深下後重誅其君弔其民此便是為政的根子天下信之信字極妙東征以下正狀其信處此信不在一時是平日能行仁米不止不變即在而民未想出也景象如此後我二句只和帶市過此湯之為政處兵何自而動

今燕節

今燕暴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不殊于湯之征葛蕪之民皆以王能出其陷溺憔悴之苦而拯于水火之中也故以單食壹漿而近王師此何殊雲霓之望哉使齊果有以慰其望則王可以為政于天下也頃乃燕民之父兄殺焉而子弟為虜令生民不得安其居宗廟毀焉而重器悉遷令先公不得享其祀時而之兵固如此乎如之何其可以慰民之望也夫齊之強天

下二語也。泗上十二諸侯其志齊而欲剪之者已非一而也。但無隙可乘耳。今又倍燕之地而不行仁政以容其暴。則彼將以救燕為詞。而逞素忌之志。是天下之兵。固有以示之隙。而動之端也。此不得不以千里畏人也。

此節段。然上節相。反民以為將拯已以上言燕民望齊救者。若殺其父兄以下言燕民反被齊殃。重下段。水火中言其困苦之甚。單食壹漿。以迎王師。是望救之急。若殺若字。不作反詞。是亂燕究齊。正不竹仁政。齊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這便是畏人根子。如之何則可。指齊王失民望。說齊以平日言。今又倍地。以伐燕時言。天下固畏固守兵。伏于此。今又二句。正動之端。故曰是動天下之兵言。兵端自我故也。

王速節

今天下之兵已動。莫可救止。急為王計。當速出罪己之令。父兄已殺者。不可復贖。仇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已毀者。不可復完。仗幸有重器之未遷。

慰安也。燕民之望。拯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不為諸侯所信。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兵由我動。故不免於畏人。○蔡虛齋曰。覆燕以自利而已。安在其為拯民於水火之中也。故曰如之何其可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旄與耄同。倪。小兒也。旄倪。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父兄子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未發則可止。少緩則不及矣。○陳新安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平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逆止天下之兵矣。○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信民不

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輔慶源曰。范氏發明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首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穆公。鄒若也。曹姓子。曾世仇。及穆公改邾曰鄒。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蔡虛齋曰。有司為君死。而民莫為民怨其上。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穆公。鄒若也。曹姓子。曾世仇。及穆公改邾曰鄒。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蔡虛齋曰。有司為君死。而民莫為民怨其上。

者。可止也。諸侯謀我者不可禁。使有莠民之可謀。以去君也。然後引兵去莠而歸之。謀衆以示無私。去國以示無求。燕雋伐而燕仇。故也。庶民釋燕民之心。而解諸侯之怨。或仇可及。其兵之未然而止之也。情愛則無及矣。

此即正。何以待之。通即。以置君。勿為主。諸侯以存。豈名我。以復燕。謝也。反旄。倪。止。重器。不。燕。居。不。此。時。之。仁。政。也。遠。出。者。先。將。此。意。布。告。燕。人。以安其心。而使風聞于諸侯也。速字。最。不。速。便。無及了。仇字。王與速字。相應。此是失却第一着。仇有第二着。

○鄒與全自。孟子告穆公打動。全在君行仁政上。至于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看蓋行仁政。穆公志民。故章中着君之民三字。極警。穆公志與魯問。便見好戰在鄒。不恤民而輕戰之。惡。穆公乃問于孟子曰。吾聞國有難。則有司宜先百姓宜先。乃向者之聞。吾有司為吾死。殺者三十三人。而為之民者。竟無一人赴難。而為有司死在大義論之為悖。

德在。王法論之為散民。吾欲誅之。則人眾不可。盡誅。難乎。其為民。不誅之。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難乎其為有司。不知知之何以處之。使刑不濫。而民不知罪也。穆公此言。隱然有在民之意。而無恤民之心也。

開之一字。乃市井閭閻之狀。以紀鄒魯可鄙矣。夫以兼爾小戰。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則小人之肝膽塗地。不知幾百千人。乃僅曰。吾有司死。而不知吾小民之死。且曰。而民莫之死。又曰。不可勝誅。即此一言。穆公真非仁主。致民之坐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今反歸罪于民。穆公之罪。不勝誅矣。死字活看。亦必既接。豈無一人死者。特莫為救有司而死耳。疾視。既當日言。究其情之可惡也。穆公問意。重誅一邊。

對曰二節。孟子對曰。民之疾視其長上。有自来矣。當兵戎疾疫之凶年。五穀不熟。之飢歲。君之民者。弱者皆飢餓。轉于溝壑。壯者散而就食。以之四方者。幾千人之多。

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下文今而後得反之正在此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有司莫以。充實也。上謂君及有司也。莫以。告有司不是。尤過也。民之反之。此固應。充實不。服君不是。尤過也。之理。無足怪者。何必尤民也。○恭肅齋曰。君之民三字。要看。公只曉有司是自家的。不知民也是君民。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不在民。所愛在財。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

恤民。所以致有司之不知恤民者。君之罪也。故君行仁政。知恤民。則有司能愛其民。有司知體君心。而民亦愛之矣。無事則親上。有事則各死其長矣。尚何至有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者。○陳新安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本之論也。

五子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張南軒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体之。

轉于溝壑。壯者散而就食。以之四方者。幾千人之多。

矣。視三十人執多耶。此正居與有司所當議。而
 議者。也。乃居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俸可
 飢。為有司者。莫以轉死流散。仰告于君。而為之請命。
 則是君與有司之為上者。皆漫然不以民為心。而
 乎下者。也。則何以責民之報哉。曾子有曰。戒之戒之。
 凡人相與出。乎尔者。如此。則反乎尔者。亦如此。未有
 薄施而厚報者。可不戒與。由斯以談。則前日之事。有
 司為政。固疾視民之。死于歲。今日之事。民為政。亦
 視有司之。死于兵。夫民今而後。得其所以反報之也。
 此正出尔反尔之常。民則何罪。君慎無尤于民。而輕
 議誅。殺為也。惟有行仁政耳。使君以愛民為心。省刑
 薄斂之政。敷于平時。而散財發粟之恩。行于凶歲。則
 有司皆休。君之心。以愛其民。斯民必愛其君。以及有
 司。即國家有難。且率然赴之。內有愛親之心。外有效
 死之勇。豈有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哉。
 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人。孟子却說民之死
 于凶年者。不知幾千人。尔三十人當甚事。穆公
 說民疾視長上之死。孟子却說有司當日去曾視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繻後。
 也。武王克商。封之于滕。數傳至文公。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國君死社稷。謂 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
 死守社稷也。 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
 而不。 此處還未是說到破
 國處。正是要立國也。 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
 不能也。 張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
 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
 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
 效死而不忍去。非得
 之有素。不能然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守社
 稷之

民一死而不救。此正出尔反尔。處凶年如兵戎疾
 疫之類。飢是穀之不熟。君之民三字。君與民隔。所
 藉有司上達其情。今君既不行仁政。而有司復坐
 視不告。民方恨雪憤之無地。况望其救乎。上慢上
 字。單指有司。方與長上相應。是上寔慢事。而殘虐
 下民也。曾子重言戒之。正深惕其反尔者。即出尔
 者也。今民特借戰聞之事。以快其忿。故曰。今而後
 得反也。若無尤焉。欲君引咎。自責意政。破其如
 之。不可也。意。君行仁政。是切緊要。穆公行仁政。以
 倡有司。親上死長。送疾視其長上來。斯字甚提。政
 出尔反尔之意。仁政指得寬。不止登粟一件。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不能不事。不可欲律一強者。事之以為存。不知厚事
 齊可乎。抑厚事楚可乎。文公之意。以迫于兩大國。兼
 事則力不給。獨事則一必怒。不事則必為所侵。齊豈
 為滕而仇楚。豈為滕而知齊。是乃仇倖之策。孟子

義以而愛民。當在 輔慶源曰。築城
 倡民。 平時。 不可僥倖而苟免。 鑿池。 致死以守
 者。 守義也。 使民亦為之死。 守而不去。 則非愛民者不
 能也。 若夫間於二大國。 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 以觀一
 日之安。 則是僥倖苟免而已。 ○城池。 地利也。 民弗去
 人和也。 復致死而守義。 以倡之。 此守國之正法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 金仁山曰。薛。 齊取其地而城之。 弁其
 薛國名。 近滕。 仲虺之後。 齊取其地而城之。 弁其
 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恐將
 及已。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 泰虛齋曰。當時滕勢危於累卵。倍民而王。
 又非旦夕可期者。故只教以遷國。尚存

對曰事其一齊歡則楚怨楚好則齊怒是使倖苟且之謀吾不能為王善也必欲言之不已則何自立之一策焉國所資者地利人和也地則鑿之使深城則築之使高未有事時以仁政固結民心固守則與民共守設當变故之臨君先自守社稷民感君平日之恩必為之死守而弗去盡我本分不必畏強大修我足事不必祈成功則是為立國第一策而可寔下

○察辭全自滕國不及五十里即欲遷到何處去孟子非告之遷正堅其死守之心勉為善以善存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大王為善不得望報之雖失其地故而其後世遂有天下有天下乃天理也為善獲報天理之必然者然君子造基於前而垂統緒於後蔡虛齋曰創垂都智方以弊其民乃遠避而去之以令後世可繼續而固存便是為善便是不失其正則豈可必乎在天者不可期必之說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此句見遷國則但疆於為善竭力於使其可繼為可繼也謂為其而俟命於天所當為

耳末二句政教滕守非叫滕學太王遷

滕文公問曰滕薛相依今齊人將築薛地而城之其勢必逼于滕吾甚恐其禍之將及不知如之何則可以免吞併之患也孟子對曰元守既不能為計惟有遷國一策古之人有行之者太王是也昔者太王居邠之時因狄人侵之乃去邠而遷于岐山之下作邑居焉是非以岐他日可與王業擇取而居之也因當時所僻者夷狄非若今之齊仇是冠帶之國可以德感所宜者剝膚非若築薛之議仇可杜漸殆不得已而遷也迨遷岐後不數傳而三分歸大統集後世子孫相繼為王或者太王之有意于是不知太王為子孫計非遷國也以平日能積功累仁而為善已耳故君子苟為善為宗社生靈深遠之謀後世必有王者在遷不遷也然此特論其理非若子之初心也但君子創業以善統德不欲為善之根自我斬絕為子孫可以常繼若夫昌明再造而有成功則在于天豈所敢必哉今以滕之弱小若能奈彼何哉但勉強為善只尚保境安民而已矣為善而功成則為必王之

耳存亡聽之天惟存教大王為善一着是保世長策

○胡雲峰曰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僥倖其在天者○蔡虛齋曰大王避狄遷都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大王之為善處孟子令文公強為善者意亦欲其如此又曰創業垂統句亦當就不忍殘民上說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大王功不成也。不失為可繼之君子何必為無益之

首節滕文端：畏入政。是不能為善以自強耳。二節孟子據太王遷岐之事。見得遷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之不得已。而遷耳。後來興王。却由于修德行仁。可見在德不在險。正死可守。德可脩。意此即重宋二句。欲滕文法太王強為善耳。苟為善三句。是據理如此。若夫成功句。又見天必不負為善之人。君如彼何哉。即太王不得已。意強為善句。一強字。源着眼。滕文弱主也。而為善可以自強。然必有一種殺然行。徙之意。方可以為善。為善。正是堂上正立。國規模。又不徒在城池遷徙。上布筭子也。而已矣。三字。見我本分偷我寔事。此外更無餘策。○竭力今古之竭力事。秋而不得免者。無如大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雖遷不失。不然則死守之說。為正耳。必無言遷者。教人說死。甚難。故令之自擇耳。通章重死守處。

滕文言吾滕福小之國。竭國家財賦之力。以事齊楚。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如不避之勢。必是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也。為土地殺人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

先也。史所謂居三月成城廓。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

○張南軒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

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子何患乎。無君。此天

地之心。真保民之至也。民心有不容釋乎。太王戴其

仁有素矣。然大王之舉。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

○許東陽曰。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受之於天子。而世守之者

竟不免其征。輸侵凌。將如何可免其侵也。孟子曰。君

謂竭力事太王。不曾竭力事大。王皆大。王太。被狄

人侵凌。殆事之皮幣。意必歸我。貨賂也。竟不免。繼以

皮幣。輕而事之。大馬。意必玩我。奇獸也。又不免。終以

大馬。輕而事之。珠玉。意必利我。珍寶也。終不免。三者

不足中其欲。則其意可知。乃會集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大馬珠玉。只是愛我土地耳。

夫土地生物以養人。以卑地之故。而輕棄之。繡鋒之

下。是以養人者害人。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養人

者害人。然害人。固君子所不忍。而無君。名。二。三子所

甚患。吾今籌之。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一去而國與君

無恙。我將率爾。等六之。于是與其民去。卵。而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吾君愛民。而輕土地。如

此。仁人也。不可舍去也。漢之者。人眾而爭。先。如婦

市然。事之六句。正大王緩救之策。已預定。遷。于。洵。中

矣。與宋。歲。朝。獻。納。不同。三項。都是。從。輕。說。至。重。正

保非已所能專。任意。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先人

亦已可。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君為社稷死。是

一輕舍。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上

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有二月。齊侯滅萊。曷

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

君請擇於斯二者。有可繼之善。不能則謹守常法。死

能如大王則避之。有可避之地。蔡虛齋曰。大王遷統。是

稷之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用權然。權不失。經以權

濟。經以權。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或問義字。當作經字。

存經也。義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輔

對權字。須着用經字。源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

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

是竭力處三者。不能免其侵。意在土地也。乃屬數

是竭力處三者。不能免其侵。意在土地也。乃屬數

是竭力處三者。不能免其侵。意在土地也。乃屬數

是竭力處三者。不能免其侵。意在土地也。乃屬數

意者直曰諾蓋因小人之言而中止矣
 只將出二字便開作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
 闡主所愧倉一語便已合拍倉所拍孔義就品節
 人事裁制人情使豐儉厚薄不偏非中正之孔義
 厚母薄父正見其不知禮義不得為賢君無見焉
 公曰諾藏倉微矯平公陪罪可笑可誦

公之不出為倉也正子入見曰前日棄與已駕矣為
 卒不見孟軻也克意雖是究不見之故寔欲破其說
 使終見耳公以說耶蔽明乃匿其名而諱其入曰或
 有愛寡人者告寡人云孟子後喪母輸于前喪父故
 不果見正子曰君指何者而謂之輸母乃謂其前以
 士之禮喪父後以大夫之禮喪母前以魚豕腊三鼎
 祭父後以羊豕魚腊膚五鼎祭母與公曰否者不知
 三鼎五鼎拘于分若不謂之輸但棺槨衣衾入土得
 以自足固不在士大夫論者而美惡不同故曰輸耳
 正子曰不可以此而謂之輸是貧富不同也喪父時
 為士而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喪母時為大夫而富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與乎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饒雙峯曰樂正足樂官之長恐
 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
 為姓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饒雙峯曰五
 禮羊豕魚腊膚三鼎
 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寡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不遇哉為去聲沮絲呂反尼
 女乙反焉於虔反

天下儉其親此正合禮合義處君何為不見
 公雖不能直對而時已為小人所制畢竟動身不
 得

前以士二句正引起下三鼎五鼎正子大夫與士
 字之論非不可以折倒平公但公信倉之篤而貧
 富不同之論不能入可見邪說浸人之深雖正
 言無益也憊然有天意在

克告節

樂正子因平公不用其言而來見孟子曰克告于君
 君謂來見也寡人有臧倉者以後喪前喪之說沮君
 上感其言是以不果來也然則夫子之不遇臧倉
 之為矣公之不出為倉也孟子不知之而果信其為
 倉也將使天下之士咸附倉而唯矣孟子乃援天以
 曉之曰吾道與廢之也殆非偶然其行也若有若或有
 先容以使之而行者其止而不仕者有若或有沮抑
 而尼之而不行者其使其尼之而能而必行必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正天之無意于吾道也
 臧氏之子也人耳為能尼而使予不遇哉吾于臧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

使之者道行自有人稱揚
 引舉必使之行其止必有人尼之者道不
 行必

有讒邪毀之以阻其行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以字
 所

是天命有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
 人無

能與其力然則我之不遇命有
 主豈臧倉之所能為哉人無
 權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
 為非人力之可及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曾侯
 不可必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

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嘗尊
 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
 ○蔡虛齋曰見賢國之大事宜先聲言以示有司惟其
 不命有司而暗行故讒言得以乘間而入又曰遇事
 不止乘輿一見須是謙行言聽如所謂上如用予天
 下之民舉安方是恩意樂克痛着心在見不見孟子

又奚責焉。

行止以道言。着兩或字。不知其然而然。正暗拍天測重。止邊過是契合。非以一見為過也。孟子前以天字壓倒。嗾舍非以天自寬也。小人之為氣數所使。隨你推好。何能與得一分天力。要正字之心。知以奪小人之魄也。

高着眼在。遇不遇孟子于齊梁諸君。固未嘗不見之。也可謂遇乎。如此則雖邀得平公百見。亦何益此。自係天未欲平治天下。小人此小伎倆。豈能與天平治事。

孟子大全 一終

